

日本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廣領域連攜型基幹研究計畫
「從日本列島中地域社會變貌與災害中重新建構地域文化」小冊子

追尋新地域文化 研究的可能性

2020
March

與居民一同學習在地 從日本和台灣觀察區域文化的活用法

日本人間文化研究機構 廣領域連攜型基幹研究計畫
「從日本列島中地域社會變貌與災害中重新建構地域文化」

呂理政、黃貞燕、日高真吾、西村慎太郎、呂怡屏、
邱君妮、原田走一郎、葉山茂 著
葉山茂、麻生玲子 編



追尋新地域文化 研究的可能性

2020
March

與居民一同學習在地 從日本和台灣觀察區域文化的活用法

日本人間文化研究機構 廣領域連攜型基幹研究計畫
「從日本列島中地域社會變貌與災害中重新建構地域文化」

呂理政、黃貞燕、日高真吾、西村慎太郎、呂怡屏、
邱君妮、原田走一郎、葉山茂 著
葉山茂、麻生玲子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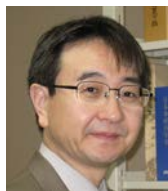
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廣領域連攜型基幹研究計畫

「從日本列島中地域社會變貌與災害中重新建構地域文化」

追尋新地域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開幕致詞		小池 淳一	2
主題演講	博物館、居民參與及地方振興——臺灣40年間的觀察與考察	呂 理正	4
報告 1	臺灣平埔族群的博物館資源活用與文化表象建構——以西拉雅族為例	呂 怡屏	50
報告 2	和地方便居民一同創造「文化遺產」——以台灣桃園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為例	邱 君妮	58
報告 3	運用語言學家——宮崎縣椎葉村及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的倡議	原田 走一郎	74
報告 4	透過受災戶家庭財產的資料化作業凝視地方——從宮城縣氣仙沼市的案例來看	葉山 茂	88
報告 5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與地方歷史資料的保全和繼承	西村 慎太郎	108
綜合討論	與市民一起活用地方文化	主持人：黃 貞燕、日高 真吾 與談人：呂 怡屏、邱 君妮、原田 走一郎、葉山 茂、西村 慎太郎	122
閉會致詞		木部 暢子	150

本手冊根據二〇一八年一月一〇日主辦的國際研討會「與居民一同學習在地——從日本和台灣觀察區域文化的活用法」(主辦：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廣領域連攜型基幹研究計畫「從日本列島中地域社會變貌與災害中重新建構地域文化」)整理而成。研究集資由當日綜合主持人中靜透(總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特任教授)擔任。



開幕致詞

小池淳一（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教授）

大家好。歡迎大家今日蒞臨「與居民一同學習在地——從日本和台灣觀察區域文化的活用法」國際研討會。本次的研討會，是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人間文化研究機構所企劃，為探討日本列島中如何追求區域研究可行性的計畫，並且帶有期中總結的意義。該機構所屬五個機關各自揭示主題，透過各自的觀點著手區域文化的調查與研究，除此之外，更拓展視野到與台灣區域研究相比較，目的在於加深彼此的相互學習。

日本與台灣一衣帶水，隔海相鄰，長久以來保持著互相影響的歷史脈絡。眾所周知，日臺在地質構造方面也存在不少的共通點，雙方都面臨因大規模地殼變動而造成地震等情況。思考日本和台灣生活文化層面時，最初我們就不從國家這樣的框架來思考，而直接締觀以生活世界為舞台的各個區域；其文化價值和意義並不取徑於國家單位，而與就著人們生活來思考並展望新的可能性息息相關。

採用國對國層級思考文化時，我們往往會陷入以自身民族為中心的偏狹思維中，或者侷限在毫無成果可舉的文化相對主義縫隙中。今日研討會採取的方式，與此種過往的比較文化觀點保持距離，希冀僅從區域中來發現文化，透過從中如何汲取足堪活用的實踐性作業，再以共享此過程中產出的

真知灼見為目標。此外，通過檢討生活於各區域中的種種元素如何相關，來確認未來將會愈益豐富的區域文化可能性及潛能，最後也期望能將具備此種方向性的成果記錄下來。

在這層意義上，今日的研討會以區域為單位，進行文化比較，也算是一種對亞細亞世界的深度交流進行新的嘗試。雖然研討會時間較為漫長，不過仍敬請諸位撥冗參與到最後，我個人對大會的開幕致詞至此結束。尚請各位多多指教。

主題演講

博物館、居民參與及地方振興

——台灣四〇年來的觀察與省思

呂理政（前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館長）

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呂理政，將近三年前從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長職務退休。今天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感謝主辦單位邀我來東京參加這一場國際研討會。今天的講題是：「博物館、居民參與及地方振興——台灣四〇年來的觀察與省思」，報告的內容除了簡單的前言和結語之外，主要包含兩部分：

一是政治脈絡中的台灣博物館事業，二是居民參與的博物館事業，也就是分別從政治的和居民的角度從四〇年來伴隨和參與台灣博物館事業發展過程中，談一談我個人的一些觀察和省思，給在座的各位日本朋友做參考。本來主要題目是要談居民參與的博物館事業，可是在台灣的情況基本上居民可以參與博物館事業是由政府的政策開始引導的，所以必須花一點時間來談一下在政治脈絡中的台灣博物館事業。



今天到場同樣來自台灣的黃貞燕博士是我的好朋友，她對於這個課題有全面性的關懷和深入的探討以及論述。我今天的演講引用了她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看法特別在這裡感謝她。不過我因為年紀較長，早年有一些親身經歷，從年輕時代至今參與台灣博物館四〇年的發展過程，所以由我來講這個題目，請大家多多指教。

一 前言：博物館人的路

首先，我先談一下我個人怎麼樣經過這四〇年的博物館之路，我在一九七〇年代從大學畢業，學的是人類學，一直在民間做有關於台灣民間信仰和民俗的研究調查。一九八三年我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擔任博物館的管理職務，從此以後成為專職的博物館人（圖1）。一九九〇年我到新籌建的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工作，前後擔任研究典藏組和展示教育組的組長，承擔籌建一個新的國家博物館的任務（圖2）。二〇〇一年我回到故鄉宜蘭擔任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籌備處主任（圖3）。二〇〇二年我又受命到台南去籌建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總共在職一二年，其中有五年的時間是籌備處主任，有七年的時間是館長，二〇一六年屆滿六



圖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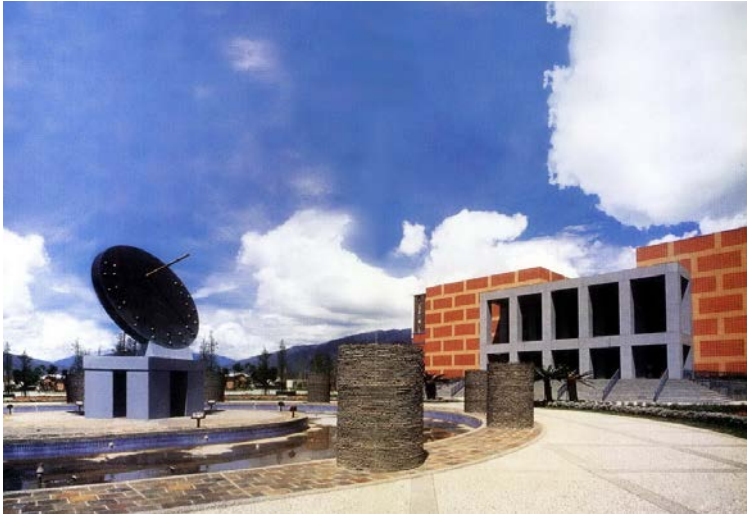


圖 2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圖 3 蘭陽博物館 (2009年)



圖 4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常設展：斯土斯民—台灣的故事

五歲退休，到現在差不多已經三年了（圖 4）。我個人的主要經歷雖然都在國立博物館工作，但是因為機緣的關係所以一直參與地方博物館相關事務，也在故鄉宜蘭籌建蘭陽博物館，並且和宜蘭的許多居民朋友一起組成宜蘭博物館家族，共同來經營宜蘭的地方博物館事業。

我最早的博物館生涯，是一九八三年任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工作了七年的時間，雖然也從事民族學研究，但專職是管理博物館。一九八九年，我的老師宋文薰教授受教育部委託「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規劃方案」，我受命彙整撰寫該方案，並且在一九九〇年到新籌建的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工作。在一〇年的籌建期間，為了磨練籌建國家級博物館的任務，經常到世界先進國家考察博物館。我記得一九九一年第一次出國考察的時候，第一站就來到日本，參訪了兩個我仰慕已久的博物館，就是大阪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與佐倉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在這兩個博物館學習到很多經驗。後來很幸運在我接任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長的時候，可以和這兩個館的館長見面認識並且跟他們有合作交流。今天非常高興見到平川南先生和歷博的久留島館長，我在當館長的期間曾經邀他們到台灣交流，今天碰到他們，我實在非常高興。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是一座考古學博物館，在參與籌建史前文化博物館的一〇年間，我同時參與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的籌建規劃工作。宜蘭是我的故鄉，一九九一年我撰寫了「蘭陽博物館建館基本構想」，然後在十年之間和宜蘭的同鄉地方上的人士與博物館學者專家一起討論在地方上怎麼樣來邀請很多居民一起參與建構一個地方的博物館，這件事回頭我會再跟各位提到。

同時在二〇〇一年的時候，台灣政府提出了一個影響很大的計畫，叫作「地方文化館計畫」，我參與中央文化建設委員會的計畫討論，這個計畫持續到現在都還在執行，已經一六年了，我持續參與並且和很多專家學者到各地去訪問地方博物館，與在地居民討論怎麼樣把博物館放在地方居民脈絡裡面來帶動地方的文化和博物館事業。

二 政治脈絡中的台灣博物館事業

居民參與的博物館事業在台灣是一個比較晚近的現象。戰後的台灣早年是威權統治的時代，幾乎所有重要的計畫都是由政府來啟動的，所以我必須要先談一下在政治脈絡中的台灣博物館事業。一九八〇年代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政府推動了一個在世界上很少見的計畫，在「文化建設」的名稱下，建設了許多大小型的博物館，包括：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同時一口氣要籌建五座國

家博物館，還要在二一一個縣市建立包括圖書館、文物展示館和演藝廳的文化中心。這個在很短的時間建立大量的博物館和相關設施，是個非常特殊的經驗。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又開始了很重要的「社區營造計畫」和「地方文化館計畫」。這些計畫使得居民可以參與地方文化和博物館事業有了很好的管道，經過四〇年來的發展，形成今天台灣博物館事業的面貌。

1 早期的台灣博物館事業

台灣博物館事業發展始於日治台灣時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代表性的博物館是一九〇八年創建、一九一六年遷入現址的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現在的國立台灣博物館），同時期也設置若干大學與研究機構的標本室和文物館。

一九四九年故宮博物院隨著國民黨政府遷到台灣，成為現在台灣最重要最大的博物館。一九五五年以中華歷史藝術文物為主體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創建，成為當時代表性的博物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政府以反攻大陸為主要國策，文化和博物館事業不受重視，並沒有顯著的發展。

一九七〇年代是台灣變遷很大的時代，台灣在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在國際地位上岌岌可危，處於很艱難的狀況，政府考慮到台灣本身的發展，回過頭來，積極開始建設台灣。這段期間，台灣一方面面臨國際關係的危機，另一方面也激起對於台灣本土文化認同的運動。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上逐漸興起政治上的反威權運動，在文化上對於本土文化資產、民俗、信仰、民間工藝文化，開始產生認同與重視，許多年輕學者就紛紛到田野進行調查，認真地思考台灣本土的特色文化，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開始進入台灣的田野，嘗試深入瞭解台灣的庶民文化

(圖5, 圖6, 圖7)。

一九七三年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提出十大建設，開始帶動台灣經濟起飛，在經濟發展之後就開始講到文化了。政府接著在一九七七年提出「文化建設計畫」，帶動了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波瀾壯闊的台灣新博物館運動，不但博物館的數量大增，品質也逐漸提升，在文化上開啟了台灣另一個不一樣的局面。

2 一九八〇年代的新建博物館運動

一九七七年提出文化建設計畫之後，開始準備籌建新國家博物館，但是當時台灣根本沒有籌



圖5 1970年代：文化資產保存運動（古蹟）



圖6 1970年代：文化資產保存運動（民俗）

建大型博物館的經驗，所以每一個國立博物館至少都要經歷十年的工夫才能籌建完成，其中比較重要的，包括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學工藝博物館、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科技博物館和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五個國立博物館同時興建，現在看起來覺得是非常難以想像的一件事。當時台灣的博物館專業和力量其實是非常薄弱的，非常沒有基礎的，竟然要同時籌建五座國家博物館，那到底怎麼辦呢？經歷過許多困難和挑戰。後來我們辦到了！

一九八〇到一九九〇年代，像我這個年紀的一批在博物館籌備處工作的年輕人紛紛跑到世界各地博物館，去觀摩學習。對我來講，我覺得日本很親切是因為多年來我從日本的博物館學習很多。以上的五座國家博物館，先後從一九八六年自然科學博物館首先開館，一直到二〇〇〇年甚至有晚到二〇一四年才開館的海洋科技博物館。同一計畫中，另外包括三座美術館和各地縣市文化中心都建立起來(圖8)。一九八一年行政院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專責管理文化事務，一九八二年頒行文化資產保存法。整個一九八〇年代熱烈展開新建博物館運動，加上成立的中央專門文化機構、制定專門的法律，全面開展了台灣文化新的局面。

在籌建的國立博物館當中，很重要的是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於一九八七年出版了博物館學季刊，成為台灣第一個博



圖 7 1970年代：台灣民間戲曲調查研究

物館專業討論的刊物，這個刊物持續到現在，一直都是台灣博物館界最重要的刊物。另一方面，台灣的博物館學會在一九九〇年成立，成為博物館界共同溝通的平台。

和地方居民關係比較密切的縣市文化中心，在文化建設計畫中先後建立了十八座縣市的

文化中心，文物館主要有關於歷史文化的和特色工藝、產業的兩大類型，內容包括戲劇、原住民、寺廟藝術、傳統家具、竹藝、編織、木雕、石雕、陶瓷，各種博物館都有。後續推動的「縣市主題展示館計畫」又在各個縣市和社區建立了三〇多個不同主題的展示館(圖9)。

也許是受到公立博物館的蓬勃發展的影響，也許是民間經濟力量的充沛，一九九〇年代也先後



圖8 縣市文化中心特色館



圖9 縣市主題展示館及文物館

成立了許多民間經營的中小型博物館，其中有由財團法人基金會經營者，也有純係私人經營者。民間成立的小型博物館或文物館包括：美術館、布袋戲、服飾、石頭、風箏、茶葉、水晶、宗教、紙、化石、民俗文物、照相機、溫泉、自來水、螃蟹、酒、電影、玻璃、客家、原住民博物館等。

隨著博物館數目的大量增加，出現了許多古蹟、歷史建築再利用的紀念館、展示館；小型館的主題包括：自來水、紙、風箏、螃蟹、溫泉、電影、玻璃等博物館；特色農業和休閒農業的產業文化館；代表少數（弱勢）心聲的美濃客家文物館、二二八紀念館；社區營造所建置的社區型博物館等。臺灣博物館的類型逐漸趨於多樣化，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

台灣的博物館事業在文化建設的政策下，呈現蓬勃的發展氣勢，國家級的博物館、省市的三座美術館、縣市文化中心特色館和地方小型展示館的先後成立，加上許多民間中小型博物館的籌建開館，大家結合在一起，使得臺灣的博物館事業形成一股風起雲湧的氣勢。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時，承接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籌建諸館及新成立大小館舍，台灣博物館界呈現欣欣向榮的氣象。而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地方博物館和民間博物館的興起，十足展現了地方的、民間的文化活力，而成為地方與民間文化興起的表徵。

3 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館計畫

台灣政府在推動文化建設的過程中，體認到硬體之外的國民資源之培育，參照日本「町づくり」的經驗，在一九九四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簡稱社區營造或社造），啟動居民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立社區生命共同體。具體行動從社區生活環境改善、在

地自然與文化資產保護，逐漸邁向文化觀光和社區振興的路。社區營造計畫透過不同的計畫名稱延續至今，仍然是文化部的核心計畫之一。持續帶動民間文化能量的孕育與成長，開啟民間文化運動的新契機，育成文化公民，期待台灣成為自由民主的公民社會。

社區總體營造的總策劃者陳其南教授說：社區營造是有一群人，生活在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社區中，面對問題，共同開會，共同做一件事，解決問題。社區營造是一種觀念、一種策略，鼓勵公民參與，是一種建立公民社會的實踐。文建會定義社區營造：是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和目標，藉著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經由社區自主能力，建立自己的文化特色，也讓社區經營文化空間和文化活動。

社區營造的具體內容包括區民人際關係和區民福祉、自然資產和環境保育、藝文活動和終身學習、自力營造生活環境與公共空間，同時促進在地經濟活動、振興社區。

政府主導的社區營造計畫大規模的熱烈展開，到二〇〇一年統計就有二、五八七個社造點，許多居民參與這個計畫，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及推行、古蹟和歷史建築的修復再利用，都直接或間接的在地方上建立了許多小型的紀念館、文物陳列館、社區博物館、產業文化館等博物館相關設施。從一九九四年一直到現在，社區營造計畫以不一樣的名稱延續至今，有數千個社區營造點在政府補助下繼續運作，對政府來講社區營造是一種鼓勵公民參與、建立公民社會的實踐性計畫。雖然是政府推動的計畫，但是因為居民有機會參與，所以居民的力量就開始培育出來，漸漸成為國民文化的力量。

二一世紀以降，台灣經歷新建國家博物館和民間文化培力的過程，加上許多留學歸國的博物館

學者注入新的力量，博物館事業更呈現更蓬勃而多元發展的局面。鑒於此發展趨勢，文化建設委員會（二〇一二年改制為文化部）於二〇〇一年起草「地方文化館計畫」（草案）並於二〇〇二年（第一期）、二〇〇八年（第二期）、二〇一五年連續提出（二〇一六年改稱「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持續至今一六年的補助地方博物館和文化館計畫（大約每年四億台幣經費），積極開展激發地方文化活力，以地方博物館及民間小館為基地的地方文化事業。

二〇〇一年文建會提出「地方文化館計畫」構想，期望結合在二〇世紀的文化建設計畫中建立的地方博物館和展示館，串連社區營造計畫培育的居民參與能量，整合組構成為地方文化據點。尋找具有創意和文化特色，具有永續經營能力可以充分發展多元文化特色成為文化據點與旅遊資源。

地方文化館計畫延續社區總體營造成果，以縣市文化中心特色館、縣市主題展示館、社區小館、既有的鄉鎮展演設施和社區營點加以整合，加上地方現有閒置空間美化改善，透過專業團體、地方文史工作者或表演團體之投入，整合地方資源，籌設具創意、地方特色及永續經營能力的各類文化館（展示館或表演館），充分顯現台灣豐富多元之文化特色，進而成為文化據點與發展旅遊據點，為地方帶來經濟效益。

我個人在二〇〇一年參與政府對這個計畫草案討論的時候提供了一些博物館人的看法，我認為從博物館的角度來參與地方博物館和地方居民參與的博物館事業，是期望利用博物館的觀念和專業技術，匯集在地知識，發現並展現在地文化，同時可以守護我們的文化資產。在行動中可以透過在地居民參與成為主導的力量來形塑公民社會，最後它可以帶動社區振興與城市行銷。

本計畫二〇〇二—二〇一五年間，累計補助地方館舍約四〇〇處，大體分為展示型、表演型和

社區型三類，內容包括史蹟、藝術、產業、人物、表演場館等。計畫目標為地保存維護方文化資產規劃再利用、建立文化展演場所、促進居民參與公共事務和文化活動，以文化和博物館的能量帶動地方振興。參與計畫者包括地方政府、社區居民、社造及博物館專業團隊、地方文史工作者、表演團體等。最近階段的計畫中又提出居民參與建構在地知識、區域館舍與異業結盟的整合協作、文化平權和多元參與等政策目標，累積近二〇年的推動，建立了地方文化與博物館的重要基礎，成為台灣地方博物館發展的另一種實踐模式。

4 台灣的博物館事業近況

回顧台灣四〇年來台灣博物館運動，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啟建的台灣新建國立博物館，因為缺乏籌建大型國家級博物館的經驗，各館於籌備期間紛紛派員前往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考察，借鏡國外的博物館經驗，這一波的新建博物館運動的歷程，可以說是從國際視野開始，落實在地實踐的過程，在這個基礎上，二一世紀開始，台灣各類型博物館如雨後春筍，企圖在傳統博物館的基礎上思考並嘗試逐漸建立台灣博物館事業發展的本土模式。

台灣的新博物館運動在一九八〇年代啟動之後，經歷許多討論和爭議，一直到二〇一五年七月才頒布博物館法。博物館法施行之後曾經做了一般性的調查，統計博物館的數量，但是因為登錄作業尚未完全，實際登錄博物館的數目仍待確認，目前暫時統計的博物館數包括博物館和潛力博物館（日本所稱的登錄博物館和博物館相當設施），其中博物館一一七館，潛力博物館一三六館，總計二五三館。另外還有眾多的地方文化館（日本所稱的博物館類似設施）因為欠缺明確定義，也沒有

正式登錄制度，數目難以計算，根據二〇〇二—二〇一五年文化部補助的約有四〇〇館。

從統計表格來看，很特別的是二五三座博物館有百分之六一的館都在二〇〇一年以後才開館，也就是在二一世紀才開館。當然其中很多館是在九〇年代就開始規劃籌建的，但還是可以看出台灣是在很短的時間迅速膨脹的博物館數量。另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地方博物館和地方文化館雖然規模小，但是數量非常大，而且許許多多的在地居民參與，所以也變成一個台灣博物館發展的特色。我記得前些年，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外國朋友到台灣來，帶他們到台灣各地去參觀的時候，他們都很吃驚，而覺得最有趣的是很多地方居民參與的小小的、有趣的地方文化館。一般來說，台灣的大型博物館畢竟根基還不夠深，比不上國外知名的博物館，但是在經營地方小館的時候有很多不一樣的居民創意在其中，所以變得特別有趣。

地方文化館大概有社區型、展示型和表演型，這些館舍都是居民最能夠參與的，最有機會能夠主導經營的，這樣的特色也許未來會成為台灣或者日本很重要的特色。

台灣的博物館在迅速膨脹之後，面臨許多課題，需要明確的博物館政策白皮書，建立有事共識的願景使命，博物館的專業人才培育、博物館的評鑑制度、博物館的科技政策、博物館的社會貢獻等，還有以下要談的居民參與的博物館事業。

三 居民參與的博物館事業

居民參與的博物館事業其核心議題是討論並實踐博物館與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動關係。以下先談

來自歐美的社區博物館和生態博物館論述，然後再談台灣實踐的經驗，從一九九〇年代比較早期的宜蘭和北投經驗，還有最近期的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和埔里生活生態博物館網絡的案例。從這些經驗裡面談居民到底如何參與，現在的狀況如何？未來有可能會怎麼樣？

1 社區博物館與生態博物館

一九六〇年代以來，許多先進國家的博物館都開始思考傳統博物館做為一個知識殿堂的機構，是不是漸漸和社會脫節了？所以開始轉向思考博物館的社會角色和價值，建立博物館與社區之間的關係，這個觀念引導社區博物館和生態博物館的討論與產生。

美國博物館界在一九六〇年代之際意識到必須擺脫博物館傳統收藏、研究的權威價值觀，進而在社會變遷的潮流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經過許多年的嘗試和努力，應合社區主義的抬頭，博物館和社區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係，而博物館的建置和營運成為社區運動的觸媒，社區博物館逐漸成為博物館界一股新興的力量。一九六七年，美國的史密桑尼機構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在華盛頓特區的東南黑人區支持創建安那柯斯提鄰里博物館 (The 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成為此後經營社區博物館的先聲。

社區博物館一般都是地方性、小型博物館，不過它的特徵是以性質來界定而非以其規模來界定。社區博物館最注重的是與社區居民的互動，以居民中心為營運原則和目標。一個理想的社區博物館是社區共創、共有、共享的博物館，由社區居民共同參與設立，收藏、展示鄉土的專門技藝、文物、歷史資料，居民參與或主導決策，也經常是博物館義務工作人員。社區博物館是社區歷史與感情的

凝聚點，收藏保存的不一定是珍貴文物，而是社區民俗文物、生活資料（文獻、照片），成為凝聚社區民眾共同歷史與情感的聯繫點。社區博物館更是社區的服務與學習中心，經常舉辦社區服務及推廣教育活動，增進社區生活品質之提昇，成為自我學習、成長的社區。

社區博物館沿襲傳統博物館理念卻賦予博物館功能的新定義，其收藏以社區居民自家文物為主，留存居民的共同記憶——研究的功能雖不專業，卻透過居民瞭解家園，愛惜自然、人文景觀；展示也許相當簡單，卻足以喚起共享的社區記憶；推廣教育活動促進社區居民互動的機會，提供自我學習的場所——如果經營有成，通常還有觀光效益，而成為帶動社區文化和產業振興的契機。應合社區主義的抬頭，博物館和社區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係，而博物館的建置和營運成為社區運動的觸媒，社區博物館逐漸成為博物館界一股新興的力量。

生態博物館的思想源起於社會運動，一九六八年，法國的學生發動社會改革運動，鼓吹「民眾化」、「平民化」思想，反對向來的中央集權、權威體制的作風。一九七一年，法國博物館學家何維業（George Henri Riviere）、瓦西納（Hugues de Varine）等人主張重新思考博物館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倡導生態博物館的構想。主張將一個完整地域以博物館的觀念來思考，以地域內居民參與其中，將自然生態與歷史古蹟統合在生活環境中，整體的展現出來，而達到自然環境、歷史古蹟保存與增進居民生活品質的整體目標。

生態博物館的核心理念是重新定義博物館與居民之間的關係，反映了加強博物館與其社會和環境之間聯繫的關注，善盡博物館的社會責任，以居民參與為策略，目標是提升社區幸福感，並帶動地域發展和振興。生態博物館是一種動態的方法，透過這個方法，建立社區居民共識，社區得以保

存、詮釋和管理地方資產，並獲得永續發展。

生態博物館的通俗概念是一座無圍牆的博物館，在一個區域內由核心館和衛星館組成的型態。從生態博物館的原創論述來看，生態博物館的單位，通常是一個經界定的地理區域：例如：社區、村莊、城市、歷史遺跡群、自然保護區、島嶼或代表一個生活文化圈的完整地域，以地區全域為範圍，成為一座生活動態的博物館。簡單來說，生態博物館是將地域本身的自然及文化資源視為博物館主體，而以地域內居民參與其中並成為主導力量而形成的博物館，也就是居民、自然與文化環境、博物館三者共生互動的生活文化圈。

生態博物館的基本性質是工具、鏡子、觸媒，是公部門與地方民眾共同經營的工具，是居民觀照自己、反映給遊客的一面鏡子，是社區運動的催化劑，可以促進民主化、社區自治及公民社會。生態博物館的內涵是人、自然、時間、空間的整體，是人與自然環境的表徵，是時間的表現，可以瞭解過去、觀照現在、擊劃未來，是空間的詮釋，展現博物館、居民、環境的互動關係。生態博物館的功能是實驗室、保存中心、學校和社區學習中心。

生態博物館原始倡議的經營模式，可以稱為雙重輸入系統館 (double-input system)，博物館的經營主體為三個委員會：(1)使用者委員會 (User's committee)：成員包括社會各階層、年齡層及弱勢團體代表 (居民代表)，其任務為草擬計畫與結果評估。(2)科學與技術委員會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mmittee)：成員包括博物館員 (curators)、專家、義工，其任務為指揮活動進行，監督研究計畫，保存維護、展示工作之執行。(3)管理委員會 (Management committee)：成員為贊助單位 (地方政府、私人企業、個人)，其任務為財務及行政管理。這三個委員會以同額組成董事會，

共同管理博物館營運事務。

生態博物館所持的原初理想，陳義過高，產生若干理論上的矛盾和執行上的困難，特別是三個委員會組織與雙重輸入系統的經營觀念，立意雖佳，實際整合卻有困難。雖然生態博物館並沒有成功發展為一種廣為接受的博物館類型 (museum type)，不過卻可以說是一種十分有用的博物館運作思維模式 (way of thinking)。生態博物館的思考方式，影響許多博物館採用其中若干觀念，而獲致成功的案例。

目前世界上大約有三〇〇個運作中的生態博物館，其中大概二〇〇個位於歐洲，並且大部分在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和波蘭。隨著世界上建立了越來越多的生態博物館，其概念也逐漸變得更加豐富，理念的改變也反映了參與其中的不同社群所給予的回饋與互動。在亞洲的印度、中國、臺灣、日本、泰國、越南、與柬埔寨等地，生態博物館學也逐漸興起，而在義大利、波蘭、捷克和土耳其等國，生態博物館數量則有顯著增加。透過生態博物館這個重要媒介，社區能更加有效地掌握與運用其資產，並提供了社區新的保存地方獨有特色的方式。

2 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經驗：宜蘭、北投及其他案例

一九八〇年代展開的台灣新建博物館風潮，雖然源自政府主導，然而新建國家級博物館所孕育的新一代博物館人，接受歐美思潮，吸收博物館的知識和技術傳統，致力建置台灣的國家級博物館，同時也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關注社區博物館及生態博物館議題，並思考在台灣的實踐。

宜蘭在一九八九年由地方人士提議在頭城的烏石港遺跡公園建置博物館。我受託在一九九一年

八月撰成〈博物館建館基本構想〉，隨後縣政府成立籌建規劃委員會，定名為「蘭陽博物館」。接著在一九九四年及一九九六年，先後進行「整體規劃」和「軟硬體規劃與設計計畫」。規劃案執行中，各方學者專家多次集會，進行博物館學上相關議題的討論和蘭陽博物館的實質規劃，其中最具有意義的是關於生態博物館、社區博物館的討論及其在宜蘭實施的可能性。

我在一九九三年第一次讀到關於生態博物館的論述，因此在參與蘭陽博物館規劃時，期望借助生態博物館的概念做為居民參與地方博物館並帶動地方振興的「工具」。然而，生態博物館的原創論述相當複雜，包括若干抽象觀念，經營模式也有實踐上的難題，而世界各地社會情境不同，我認為應該回歸自己，思考並開創台灣本土化的模式。一九九七年我到歐洲考察生態博物館歸來後，提出「宜蘭是一座博物館」(Yilan as a living museum)做為工作假設和工作目標，將宜蘭全境視為完整的博物館範疇，期望營造宜蘭全域成為與自然文化環境與社區居民共生互動的博物館(圖10)。

我認為故鄉是許多人可以營造夢想的神奇之地，「宜蘭是一座博物館」聽起來很浪漫，但是對



圖10 故鄉...是許多人可以營造夢想的神奇之地

我來說，是一個工作假設：將宜蘭全境視為完整的博物館境域，進行保存維護、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具體行動。也是一個工作目標：以宜蘭二十年來的「文化經驗」為基礎，結合民間資源和力量，營造整體文化環境，共同守護宜蘭的自然與文化資產，宣揚保存自然與文化資產的理念，推動維護自然與文化資產的具體計畫。

一九九九年蘭陽博物館建館計畫啟動，我提出「宜蘭博物館家族建置計畫」做為宜蘭博物館事業整體發展藍圖的先鋒計畫，嘗試走出一條宜蘭獨特的博物館路。家族成員涵蓋蘭陽博物館在內的地方小館、在地基金會、社區、學校大家共同舉辦團體觀摩、研習、講座等學習成長活動，展開延續至今的宜蘭博物館運動。

二〇〇一年元月我接掌蘭陽博物館籌備處主任，同年五月聚集共同願景的夥伴正式成立「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協會的成員包括宜蘭縣公部門的博物館、民間社區的文化館以及相關的文化或產業團體共同組成，以共同推展宜蘭博物館事業為宗旨。民間組織的蘭博家族協會持續運作至今一八年，團體會員（各類型大小館舍）三六個，個人會員一六人。最具規模的縣立蘭陽博物館負責規劃宜蘭縣博物館事業發展，整理二〇年來的宜蘭博物館事業，二〇一八年提出宜蘭博物館總體營造，期望整合縣政府各局處，力圖再展文化鴻圖。

另外一個一九九〇年代啟動的案例是「北投溫泉生活生態博物館區」。台北市的北投區自來以溫泉聞名，一九九四年北投公共浴場這一座歷史建築的發現和修復，啟動地方居民的社區總體營造，經過居民、學者專家與政府許多年的溝通和努力，終於使得建築得以修復並設置為溫泉博物館。一九九六年學者引介生態博物館的論述，促使「北投生活環境博物館區」觀念的誕生。一九九八年北

投公共浴場修復規劃完成的「北投溫泉博物館」開館，由台北市文化局管理經營，居民參與教育解說等義務工作，建立博物館與居民之間的良好互動基礎，而以溫泉博物館為核心的北投區廣域「生活環境博物園區」構想也陸續展開。

二〇年來溫泉博物館和在地有許多民間公民團體持續為此目標在努力。然而，因為欠缺具體的整合性經營組織，也未能提出簡單明確的願景使命和整體規劃藍圖，因此始終停留在概念性的討論，未能展現成果。近年來，北投的許多公民團體相當活躍，而且有許多年輕人加入，持續調查、保護在地的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加以公部門來的資源挹注，為北投帶來新的希望。市政府和在地公民團體企圖實踐「北投生態博物園區的藍圖」。

黃貞燕博士在探討「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區」的議題時，認為其意義是：鼓勵社區參與，發掘、活用在地歷史文化內涵，豐富生活、改善環境，促進地方主體性與認同，並有助於相關社區產業的形成與發展；另一方面也能促成政府、非政府組織與民間資源的整合，同時成為地方公共議題倡議、交流、磨合的平台，對邁向公民社會有一定的意義。

她認為博物館學方法做為開展地方文化運動，有幾個特點：博物館具有不斷再生產的機制，有多樣的展演（書寫）方式，是多方交流的對話平台，具備整合資源的機制，而且是長程而柔軟的事業。她並且提出了實踐的想法：以居民參與為策略，以「北投學」為核心的博物館方法，建構「北投學」資源平台，策劃「北投歷史街道散步」的行動計畫，嘗試落實「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區」的理念。這個計畫目前還在進行中，我們可以樂觀期待。

台灣還有另外其他幾個地方，曾經嘗試實踐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是一個考

古遺址博物館於一九八九年進行考古遺址搶救發掘，二〇〇三年建置開館（圖11）。他們原來希望規劃整個淡水河口左岸的地區，經營為生態博物館，以十三行博物館為核心，整合周邊豐富多樣的遺址古蹟、自然保留區、水岸生態、歷史民俗、產業文化等資源，串聯成為「淡水和八里左岸文化生態園區」，以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提出「水岸、社區、博物館」總體營造計畫。但在地公民社團能量不足，居民參與度低，未能凝聚共識，博物館與居民難以產生平行對話，未來仍須許多努力。

新北市瑞芳區的礦業產業地區包括水湳洞、金瓜石、九份。金瓜石是百年來盛極一時的金礦山城，曾經聚集上萬人口。二〇〇四年成立黃金博物館，以生態博物館為經營理念，結合社區力量，完整保護區內特殊的自然生態、礦業歷史遺址和聚落人文景觀整體呈現出來（圖12）。目標是保存礦業產業文化資產，振興地方觀光。

黃金博物館是一個礦業區的遺址博物館，還有許多居民施活其中，經營生態博物館面臨的問題，也是公部門的資源雄厚，居民的能量相對太弱，無法形成對等對話的機制。

上面提到的幾個案例主要都是由擁有公部門資源的地



圖11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方博物館啟動的，接下來的這個例子比較特別，是居民從社區營造啟動的生態博物館計畫。

南投縣埔里鎮的桃米社區是台灣社區營造十分成功的案例之一，這個社區是一九九九年九月二一日台灣有名的中部九二一大地震，受災地區裡面的一個社區。在地震之後，當地成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重整家園，並建立桃米生態村，而且期望經營埔里鎮成為蝴蝶王國。從二〇〇一年開始，他們討論以桃米社區為核心開展地方博物館事業的想法，二〇一六年提出以埔里鎮全域為範圍的「埔里生活生態博物館網絡」，展開居民參與的造鎮運動。

計畫發起暨共同營運單位是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國立暨南大學和埔里觀光協會。宗旨是形塑及推廣埔里在地的好生活、生態、產業和藝術，醞釀文化造鎮的社會運動，發展深度生態文化旅游。目標是追求一個美好而友善的住居生活環境，激發地方民眾對埔里公共事務的關心與行動參與，提升整體生活素質。

計畫發起者之一的「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是十分具有行動力的基金會，桃米社區營造的成功經驗，或許可以推廣到更大規模的造鎮運動，建立在地典範模式。前面提到生態博物館也是社會運動的觸媒，它可以引帶社會運動讓居民重新改造自己的地方，追求美好友善的生活環境，並且讓居民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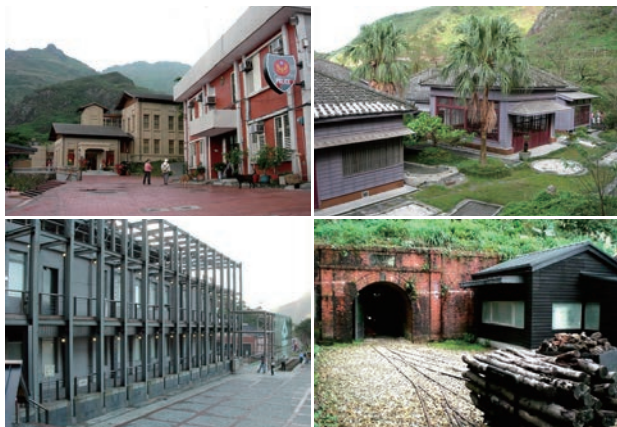


圖12 黃金博物館 (2004)

公共事務提升整體生活。這個基本上由地方居民啟動的計畫目前正積極展開，期待不久的將來會看見成果。

3 大溪經驗：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桃園市大溪區面積一〇五平方公里，人口近一〇萬人。一八世紀後半開始漢人移墾大嵙坎溪河階，在月眉地區種植稻米。一八六〇年台灣開港通商，大溪藉大嵙坎溪水運之便成為木材、樟腦、茶葉等物產集散的商業重鎮。一九一六年大嵙坎溪水量不足，河運中止。其後，歷經繁華的大溪漸漸成為遊客如織的觀光老街。一九九四年以老街「牌樓立面」保存為目標啟動社區營造，持續二〇年的運作，二〇一二年以建置博物館為議題，公部門和區民進行研議規劃，整合文資保存再利用以及居民的社區營造，經過公部門、學者專家和地方居民的許多溝通，二〇一五年正式成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圖13、圖14、圖15）。博物館以實踐居民參與共學行動為基本理念，透過博物館的知識和技術，協同居民共同守護文化資產，建構在地知識，展演大溪魅力生活，振興地方產業，期使大溪全域成為宜居宜遊的生活博物館。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的基本經營理念是：實踐居民參與共學行動，促進地方振興。行動策略是以文化資產做為博物館展演空間，以居民生活、在地知識做為博物館內容，在地居民是博物館主人，居民參與並共同營運博物館。近年的重要計畫有：(1)古蹟及歷史建築修復再利用計畫、(2)大溪木藝及常民生活調查研究計畫、(3)建構大溪學：居民參與、書寫在地知識，共構大溪學、(4)推廣木藝生活計畫：探討木藝產業振興之路、(5)街角館計畫：建立共學夥伴團隊，共同展演魅力生活。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目前有公部門經營的六座公有館，同時推動街坊居民的街角館計畫，目前有二八個街坊店鋪的街角館(圖16)。大家在一個共學計畫裡面來學習成長，希望可以增強居民的力量，共同來經營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最近兩年來，我有幾次機會和大溪街角館的居民一起討論，一起想想他們自己想做甚麼，想為地方做什麼。以下是選出幾則他們寫下來的期望。「三和木藝工作坊」的林志謙先生說他要：推廣有品牌的木藝教學，建立社區關懷支援系統，打造內柵多元生活園區。「大房豆干」的黃淑媛女士



圖13 大溪的老街牌樓立面



圖14 大溪的老街

說她要——傳承家族產業文化，用創意料理喚醒大家對豆干的初衷。「中和旅社」的許黃海先生說他要——以陣頭文化為主題，呈現大溪的多元風華，經營一家平價友善的青年旅社。一個從香港嫁過來大溪媳婦和她的先生成立了一個「寺日工作室」，是社會企業，她說要——聘請在地弱勢團體和二度就業婦女，以舊衣升級改造重新設計，並於偏鄉建立創新產業為方法，解決舊衣過剩的環境問題。「櫻桃音樂館」的江子瑛女士說——我是收集大溪聲音的人，希望創作主題式的大溪好聲音，讓大家聽見有生命力而令人感動的大溪聲音。

二〇〇八年我曾經到大阪平野町參訪街坊博物館，拜訪了創辦的和尚，談論平野町的一〇〇個小博物館計畫，覺得十分有趣，也從中得到相當多的啟發。

4 居民參與的在地知識與地方學

居民參與建構的在地知識和地方學是學者專業者比較關心的議題。前面提過，一九七〇—八〇年代台灣熱烈進行本土文化認同及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一九九四年展開的社區營造先後成立為數上千的地方文史工作室。一九九八年學者提出一個「大家來寫村史」的計畫，讓地方文史工作者和居民自己來寫村落的歷史。參與計畫的歷史學家也開始討論大眾史學 (popular history) 和公共歷史學 (public history)，其後有政府提出的「台灣大百科全書」計畫、「國民記憶庫—台灣故事島」計畫、「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以上計畫提出了「地方知識建構」和「居民共必書寫」的重觀念。以下我做簡要的說明。

一九九八年台灣省政府文化處和社區營造協會合作規劃，由吳密察教授主持「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基本理念是家鄉人自己書寫家鄉的歷史，目標是建立社區的人群關係和社區自體性的文化自覺和社區認同。村史是不斷變動發言主體的歷史陳述，不同時代或詮釋者將呈現不同的歷史意義。村史紀錄不限於書寫，能帶動回憶、述說、表達與呈現的方式如：繪圖、照片、錄音錄影、展覽、表演等形式。這個計畫沒有大規模的持續，但卻引發歷史學界的反思和討論。

參與村史計畫的周樑楷教授開始倡議大眾史學 (popular history) 提出三項基本概念：(1) 書寫大眾的歷史 (of the people)，(2) 為大眾寫歷史 (for the people)，(3) 大眾來寫歷史 (by the people)。大眾史學傳達的形式是多元的，文字之外還包括語音的、影像的、數位化的、多媒體的，不同的歷史版本，近年來學界將這個論題通稱為公共歷史學 (public history)。一般來說，專業歷史家的觀點大都是國史論述，採用「大敘述的通史」(grand narrative)。大家一起寫歷史，不只

含有歷史意義，也和生命意義、社會意義交融在一起，而且不斷的錘鍊和昇揚。目前，公共歷史學仍是台灣歷史學界的一個議題。

二〇〇五年當時的文建會主委陳其南教授提出「台灣大百科全書」編撰計畫，包括專業版和網路版。其中的網路版是一部全民共同書寫的台灣百科全書，開放網路讓全民共同寫作，這是一個創舉。可惜因為主政者政策改變和網站系統變更以及著作權、撰述正確性等問題，成效不如預期。二〇一四年大百科資料併入國家文化資料庫，網站關閉。這個計畫沒有成功，卻開創了全民網路書寫的風氣。

二〇一三年當時的文化部長龍應台提出「國民記憶庫—台灣故事島」計畫。龍部長是知名作家，她主張：系統性的典藏台灣人民口述生命經驗，讓全民參與述說個人生命記憶，分享自己故事，連結人民向心力與對台灣土地的認同感，匯集個人小敘述成為國家大歷史。台灣歷史是多元族群交融的過程，不同的族群、迥異的生命經驗，構成多元複雜的社會文化和情感。「台灣故事島」是不同世代和族群交換故事的平台，說故事的方式更適合弱勢者及不習慣用文字表述的人，從而擴大歷史表述的來源和公平性。官方記事、學者書寫、史家研究固然都是歷史、但是國民口述的歷史是最真實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這些生命點滴的拼圖總匯，就是國民記憶庫，就是真正的國史。

計畫中設置「台灣故事島」網站，全民皆可自行上傳故事。並且在各縣市據點五〇多處設故事蒐錄站，並有故事行動列車，巡迴下鄉蒐錄故事。這個計畫立意雖佳，但隨著龍部長卸任後就中斷了。

二〇一六年五月上任的文化部長鄭麗君提出「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規劃建置科技的國家級

文化平台。目標是保存並再現土地與人的共同記憶，促進民眾參與在地知識建構，做為文化創意經濟產業基礎元素，進行銷台灣原生文化與國際接軌。

立基於在地知識的各種歷史的書寫形式有：文字、圖像、語音、影像等，內容包含地方史、藝術史、建築史、生活史、社會史、族群史、生態自然史、技術史、產業史、機關史等。居民自主詮釋及共創協作，全民參與建構在地知識。「國家文化記憶庫」的資料經過數位化、公共化，將做為文化研究、教育推廣、產業及觀光之加值利用。這個計畫政府預定二〇一七—二〇二四年的八年間投資新台幣二二・七億元，目前正熱烈進行中，因而促使「在地知識建構」及「居民共筆書寫」成為文化發展的重要議題。

我任職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位在台南市安南區，於二〇一一年開館。開館後，基於我所了解的村史計畫和公共歷史學的論述覺得台灣歷史博物館的建館使命有相近的理念，就提出「博物館歷史學」的議題，期望從博物館建構人民歷史的角度提出一些新的思維，並請本館的謝仕淵博士（現任台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進行這一個議題的發展。

台灣歷史博物館期許做為一個「全體台灣人的歷史博物館」，研究和展示都特別關注大眾議題

和常民生活文化，利用大眾角度觀看台灣的歷史，呈現非官方的、多元歷史詮釋。社會運動、個人生命史、大眾生活等都是台史博研究和展示的範圍，博物館也觀察台灣常民經驗和生命細節，讓過去歷史書寫中被遺漏地敘述和角色可以透過研究發掘出來，透過展示呈現給大眾，提供大眾歷史良好的溝通互動平台。

在座的黃貞燕博士對這一個議題也十分關注，她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為主辦單位，於二〇一八年推出以「博物館歷史學」為名的系列論壇，共同企劃的是台灣歷史博物館的謝仕淵副館長(圖17)。參與的博物館包括：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新店文史館，還有日本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和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這個計畫明年還會有系列論壇，值得我們期待。

5 博物館與地方振興

關於博物館與地方振興的議題我簡單的提出四個面相的案例，一是地方資產的保存、詮釋跟管理，二是居民福祉與永續發展，三是博物館與地方觀光事業，四是博物館與在地傳統產業振興。



圖18 舊鎮安宮「千人移廟」活動

宜蘭的二結社區以「王公廟」（鎮安宮）起造新廟為肇因，一九九四年開始社區總體營造，一九九五年成立社區組織「大二結文教促進會」，發動居民進行長達三年的「再造二結圳」水岸綠化景觀運動，舉辦全台皆知的舊鎮安宮「千人移廟」盛大活動（圖18）。一九九九年，平移後保存的舊王公廟修復完成，經居民和規劃者共議設置為「二結庄生活文化館」。二〇〇一年的年底，王公聖誕之日，生活館開館。這一個以舊廟保存啟動的社區營造案例，不只是文化資產保存和社區營造結合的範例，同時也展現了社區參與、自主詮釋並主導營運的一座社區博物館。近年基金會又接手經營一九二八年起造的二結農會穀倉，建置為「二結稻農文化館」，成為社區的文化中心。基金會的創會理事長林奠鴻說：地方文化館是在地生活的展現，而非一種形式。顯現二結社區對於地方文化資產保存、詮釋與管理的理念。

嘉義縣新港鎮的社區營造，始於一九八七年在在地陳錦煌醫師發起創立的新港文教基金會，持續至今，是台灣的典範之一。基金會關注的是居民的福祉與社區永續發展。主要的工作有圖書推廣，以閱讀做為紮根社區的基本工作，舉辦各類型藝文展演，提倡環境保護和綠美化、社區關懷和國際交流活動。二〇一八年八月日本岐阜縣飛驒市神岡高校的師生一人到訪新港七天，進行社區交流，同年一〇月新港青年回訪飛驒，產生很大的交流迴響。

宜蘭縣蘇澳鎮的白米社區，舊名「白米甕」，三面環山，一溪流貫。原本是山清水秀之地，因為周緣山區有豐富礦藏，數十年來建設了十多家礦石工廠，生產的「白米仔」（小白石粒）占全台百分之八十。礦石廠和來回進出的運石卡車，讓居民多年來一直生活在塵土飛揚的噩夢中。一九九三年，社區居民成立「白米社區發展協會」，大家一起動起來，開始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次年，

白米社區搭上「社區總體營造」的列車，開始展現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鬥志，決心將白米這個「絕望的社區」變成「希望的村落」。

一九九八年，白米社區陸續成立文史工作室、木屐展示館、木屐街坊、白米客棧，發行白米響履報，推動傳統木屐技藝傳習，以木屐為社區文化產業振興的契機，並在一、二年間獲得豐美的成果。白米社區的長期目標，不只是建立「白米木屐館」，它將分散、融入、整合到社區的環境中，居民、聚落、環境、生態都會是博物館的一部份，成為一種社區型的生態博物館（圖19）。

前面提到過的南投縣埔里鎮的桃米社區，面積一八平方公里，境內百分之八〇仕丘陵地，居民三六九戶，人口一，二〇〇多人。林相豐富，有草滴濕地，具多樣性物種。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地震受災後，居民合力重建，經營為桃米生態村，經營生態旅遊以健康、溫暖、希望、快樂、幸福提升心靈層次與生活品味文目標，逐年發展，附近現有民宿二五家、餐館六家，還有許多在地特色的農產品店，成為中台灣知名的旅遊景點。近年以桃米社區為核心，進一步思考經營擴及全鎮的埔里生活生態博物館網絡，繼續向前邁進。



圖19 宜蘭縣蘇澳鎮的白米社區「白米木屐館」

新北市淡水區以淡水紅毛城、滬尾砲台、小白宮（原英國領事館）三古蹟為基礎，於二〇〇五年成立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目標是營造文化事業與觀光產業整合的願景，針對古蹟的保存、維護、再生利用，透過社區營造的力量，經營具優質文化的觀光重鎮。博物館提出「淡水大藝術村」的構想藍圖，期望營造多元多樣的藝術生活和生活藝術，藉此深化淡水地區文化觀光的內涵。實際上，淡水已經是觀光客很多的地方，我們似乎應該思考：文化和博物館事業可以為觀光增值，然而過度觀光會不會減損文化的價值？觀光的利潤到底有多少回饋居民？居民的生活品質有提升嗎？「社區發展」與「大眾觀光」兩者服務對象不同，會影響館舍的空間規劃、資源運用的比例、服務設施的配置、展示設計的方向、教育活動企劃等，如何建立一個平衡點，是應該謹慎思考的課題。

博物館與在地傳統產業振興是目前地方振興的另一個課題。最早的縣市文化中心地方特色館計畫包含文化、藝術和產業類型，其中的南投縣竹藝博物館、苗栗縣木雕博物館、花蓮縣石雕博物館、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新竹市玻璃工藝博物館的建館目標都企圖振興已經沒落的傳統工藝產業。然而經過多年經營，大都走向藝術化而非產業化的路。市場規模的產業必須具備生產製作技術、使用者習慣和產品通路的問題，似乎已經不是博物館專業所能達成，因此對於博物館能否振興地方傳統產業，是應該再斟酌的課題。

四、結語：居民主位的地方博物館

雖然我在數十年專職博物館人生涯中習慣從博物館的觀點來看地方文化和居民，然而，也許是

年輕時代人類學의 思考和田野工作的體會，加上在故鄉宜蘭經營地方博物館事業的經驗，我也一直嘗試從地方文化和居民的觀點來看博物館。博物館作為知識載體及展演學習場域的責任，仍然是基本價值。前瞻未來，博物館必定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面對社會的博物館必定是友善平權的博物館，是居民參與的博物館，是可以帶動地方振興的博物館。

從整體來看，台灣四〇年來基本上是由政府政策領導的地方文化和博物館事業，主要資源由政府掌控，專業知識則由博物館專家、歷史學家、社區營造專家、文資保存學者等掌控，地方的知識菁英或多或少參與地方文化事業，但是多數居民原則上還是接收者。

國家級博物館有其政策定位，居民參與經營有其限制。但是我認為地方博物館和文化館的未來應該可以思考成為居民主位的地方博物館，也許這個目標在短時間內難以達成，但是只要有目標在，就會逐漸向前邁進。實際上，多年來居民主位的地方博物館的理想雖然未能達成，但是在政府計畫執行中，透過居民培力的過程引帶民間能量的成長，已經奠定良好基礎。

理想的地方博物館與居民的互動關係有三個層面：第一、做為居民共構在地知識的博物館，目標是：守護在地自然與文化資產，以地方博物館與文化館作為地方知識的載體，彙集居民記憶和生 活、產業中的在地知識，居民參與、共同書寫的在地知識。第二、做為居民共同展演學習的博物館，目標是：豐富國民文化生活，博物館是居民共同參與的展演場域，而多元異質的地方文化館也就是多元族群文化的展演場域。第三、做為居民協力參與經營的博物館，目標是：育成文化公民社會，讓居民直接參與經營地方博物館與文化館。

我今天簡報完成之後，花了兩、三個小時從多年的舊照片檔案中挑出五〇張照片，是我多年



我們是參與地方文化及博物館事業的居民

圖20 在台灣各地參與地方文化及博物館事業的在地居民

來在各地拜訪地方博物館和文化館的過程中拍到的數百張地方居民照片中挑出來的。他們都是在台灣各地參與地方文化及博物館事業的在地居民，我很佩服他們對家鄉土地的關懷和參與的熱情，我也從他們身上學習很多。其中有些是我認識多年的好朋友，但是我沒辦法帶他們到東京來，所以帶他們的照片來和日本朋友打招呼問好，希望也能為在座許多關心和參與地方文化和博物館事業的朋友加油打氣(圖20)。

在以往，地方博物館是由博物館專業者經營，是地方文化資產的守護者，在地知識的保存者，設置展演場域提供居民利用。我們期望從現在到未來，居民主位的博物館是居民主動參與並且共同經營地方博物館，由居民自己守護在地文化資產，彙集在地知識，並且與博物館共同展演在地生活。居民不只是博物館的使用者，同時也是文化資產守護者、參與博物館展演的創造者及共同經營者。

今天探討「博物館、居民參與及地方振興」這個議題，期望從中反省，過去我們經常從博物館觀點看地方文化和居民，現在和未來我們或許要必須從地方文化和居民的觀點來看博物館，這樣應該更能夠彰顯博物館存在的社會價值。以上。

敬請指教，謝謝大家。

報告 1

臺灣平埔族群的博物館資源活用與文化表象建構

——以西拉雅族為例

呂怡屏（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文化科學研究科地域文化學專攻）

我是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文化科學研究科地域文化學專攻呂怡屏。今日以「臺灣平埔族群的博物館資源活用與文化表象建構——以西拉雅族為例」為題，進行發表。

今日的發表中，將關注既是地方文化、同時也是民族文化的臺灣原住民西拉雅族的文化復振活動。具體而言，便是介紹西拉雅族與博物館之間合作的歷程，以及如何透過合作過程而再度形塑出西拉雅族的族群性。

進入正文之前，我想先從說明台灣的社會現況開始，思考台灣的「地方」。首先，臺灣是一個多民族社會，由南島語系的原住民、漢族、和主要來自東南亞被稱為新住民或新移民的各種人們組成。其次，因為存在這種多民族的狀態，所以思考臺灣地方文化之際，也必須考慮存在的各種族群，以及各族群之間的關係。

在臺灣被稱為「原住民」的南島語系居民，傳統上居住於山區或東部的平原。日本統治時期被



人們也強調起本身的主體性，並展開取得身為原住民法律地位的正名運動。

然而，二〇〇〇年代開始至二〇一〇年初為止，負責推動原住民相關政策的原住民委員會以平埔族的文化特徵不顯著，且平埔族會剝

稱為高砂族。
進入一九八〇年代後，受到世界上原住民復權運動興起的影響，一九八四年起以受過高等教育菁英們為主軸，臺灣原住民開始主張自己的土地權、自治權等權利，並展開要求尊重其文化的「原住民運動」。一九九四年臺灣修憲時正式將「原住民」此一名稱納入憲法條文中。

然而，臺灣其實還存在著另一支原住民，那就是平埔族。平埔族並非單一民族的稱呼，而是臺灣南島語系原住民中主要生活於臺灣北部和西部平原，較早接受漢化的民族集團統稱。這些較早漢化，在文化和語言方面非常接近漢族的平埔族人們，至今仍未取得身為原住民的合法地位。其中，做為我調查對象的，是自一七世紀開始便在文獻上留下記錄，居住於臺灣西南部的西拉雅族人。（圖1，平埔族分布圖）（出處：李亦園，〈從文獻資料看臺灣平埔族〉。地圖註記：呂怡屏）

接著說明在臺灣社會中平埔族被如何定位。受到原住民運動的影響，一九九五年之後平埔族的



圖1 平埔族分布圖

奪大部分中央政府分配給原住民的補助預算為由，不承認平埔族的正名。為這種情況帶來轉機的，是二〇一六年五月新上任的臺灣總統蔡英文，她表明支持平埔族的正名運動。現在平埔族人們的社會地位正在轉變中。

另一方面與平埔族正名運動同時並行，他們也致力於文化復振運動，這是透過社造和復振手工藝等行動來傳承自身文化的運動。這裡針對西拉雅族文化復振運動的目的，以及西拉雅族文化復振和博物館的關連進行說明。

為何西拉雅族的人們要推動文化復振？為了確立西拉雅族自身身為原住民的社會地位，有必要追求西拉雅族的族群認同。為此，他們期待透過文化復振再次形塑西拉雅族認同。

另，為何西拉雅族人會關注博物館中的收藏品？博物館又在文化復振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關注收藏品的理由在於，當西拉雅族人追求復興物質文化之際，可於博物館中尋得隨時代與社會變遷而逝去的事物；進一步而言，通過原本收藏品的所有者與所有集團活用再次活用這些收藏品，也能賦予博物館收藏品復振西拉雅民族文化的新功能。

接下來將介紹我所調查的西拉雅族G聚落居民與其生活。位於嘉南平原的臺南市DH里西拉雅族G聚落，根據二〇一八年八月的統計，



照片1



照片2

DH里共有四〇四個戶口，戶籍上登記有九七五人。G聚落居民的主要生計是農業和外出打短工賺錢。近年來G聚落在有識之士們的領導下展開活動，內容包括關於聚落歷史及傳統信仰的口傳傳統、聚落傳承下來的西拉雅族傳統信仰，以及基於活用博物館收藏品的文化傳承活動。此外，政府的援助加入後，也使文化復興愈益興盛。

G聚落的日常生活模樣是臺灣地方上經常可見的風景。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西拉雅族自古傳承的阿立信仰。阿立信仰與漢族的民間信仰不同，並無象徵神明的神像，只以瓶、甕等做為神的居所。祀奉「阿立」的場所現在稱為「公廨(Gongai)」(照片1)。由照片可以看到，年輕人和孩童們也繼承了阿立信仰。這裡可以看出西拉雅族獨有的特色(照片2)。

另外，如照片所展示的，每年農曆九月五日為阿立母誕辰，信眾們聚集於公廨(Gongai)膜拜。農曆九月四日晚上十一點至九月五日凌晨二



照片3

點左右，舉行西拉雅族代表性儀式的「阿立母夜祭」。此時信徒們向神敬獻豬肉，並載歌載舞對神明表達敬意。在夜祭上向神明敬獻歌舞時女性居民擔任著特別重要的角色（照片3）。

接下來，針對G聚落的文化復振與博物館的關係進行詳細說明。二〇一〇年以後，G聚落利用博物館收藏品進行文化復振的工作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調查歷史文獻與博物館資料。出身G聚落的文化復振主導者D氏與博物館合作，調查博物館收藏的歷史文獻和衣飾資料。第二階段是將資料回饋至聚落。文化復振主導者D氏將經由調查所得的灼見、知識和情感等，傳達給聚落的居民，增加居民對於西拉雅族相關歷史與物質文化的瞭解。此外，他也把詳細閱讀物質文化內容後的感想，分享給聚落居民。第三階段為再製（Reproduce）。文化復振主導者聚集聚落居民，以西拉雅族的歷史和衣飾為主題進行授課並實施刺繡培訓，以居民為主體展開各式文化活動以及十字繡的製作。

文化復振第一階段的資料調查包含了關於衣飾的文獻調查及調件研究。藉著對西拉雅族衣飾相關調查和製作的契機，二〇一五年五月在國立臺灣大學進行了衣飾調件研究。當時西拉雅族文化復振主導者從村落前往台北，和臺灣大學的研究專家們共同檢視一九三〇年代收集的衣飾設計和刺繡花紋。根據親眼所見的衣飾，加上與研究專機們的討論，D氏因此得以掌握當時生活在臺灣南部的西拉雅族及周邊居民的民族衣飾特徵。

二〇一八年九月，在當地的臺南市自然史教育館也舉行了相同的調查。當時另一支原住民——泰雅族的工藝製作者也協助了調查。基於調查所得資料，G聚落也針對年度儀式中穿著的衣飾成立了再製計畫。



照片4

在資料調查之後，緊接著文化復振第二階段的主要工作，就是由D氏把書籍等文獻資料內容、博物館所見之西拉雅族相關歷史和衣飾資料等，傳達給居民們。二〇一六年透過與居民分享西拉雅族歷史、衣飾相關知識及衣飾上的刺繡花紋，在當地嘗試把刺繡工藝重新定位於生活中。當時的參與者包括聚落的女性居民、小學的孩童，以及在G聚落度過暑假的實習大學生們等（照片4）。

在博物館收藏的衣飾中，D氏特別關注描繪過往在田間經常可見的「環頸雉」花紋，並將其介紹給聚落居民。如照片所示，兩側的刺繡花紋就是環頸雉（照片5）。

第三階段是再製。例如，從二〇一四年起，暑假期間D氏即以聚落居民和小學生們為對象舉辦十字繡研修，持續重振西拉雅傳統的縫製工藝。至二〇一七年為止，縫製手工藝的成果包括了刺繡的門牌及小磁鐵等實用小物品。參加者們

製作這些刺繡或小物品時也大量採用了調查時發現的環頸雉花紋。

另外，聚落中還另外集合居民，打造了提供休憩的空間（照片6）。過往西拉雅族和其他原住民相同，都建有類似男性集會所的場地，這項活動

便是由此獲得靈感。在居民打造的休憩所中也飾有環頸雉的花紋。如此環頸雉花紋的發現，講述著西拉雅族對動物和自然的關連，今後環頸雉很可能會成為他們的象徵性動物。

本次的報告介紹了西拉雅族做為臺灣原住民的意識形成過程、住有許多西拉雅族的G聚落文化復振事業的特徵，以及現階段的成果。西拉雅族文化復振的領導者，調查了民族史(Ethnohistory)和物質性資料，並與聚落居民分享了調查結果。在這樣的基礎上，挑戰創造出生活於今日、展望著未來的，屬於西拉雅族的文化。



照片5



照片6

此外，藉由活化運用博物館衣飾藏品上動、植物的十字繡紋樣，以及開始推動西拉雅族的衣飾再製工作，可以期待日後西拉雅族能視覺化本身的族群性。這樣的行動都是為了使西拉雅族能以原住民的身份重新在臺灣社會中為自己進行定位的先行作業。西拉雅族的人們與自己的歷史相連結，活用傳統工藝技術，在現今的臺灣社會中確立了自己身為原住民的地位。

最後，我也要由衷感謝在調查當地給予我許多幫助的朋友們。謝謝各位的聆聽。

報告 2

和地方居民一同創造『文化遺產』

——以台灣桃園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為例——

邱君妮（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文化科學研究科比較文化學專攻）

大家好。我是邱君妮，出身於臺灣，現居於京都。我的日語發音摻雜著臺灣腔和關西腔，可能不太容易聽懂，還請大家見諒。

今天想跟大家談的，簡單來說，就是我到臺灣大溪博物館進行田野調查時的所見所聞。一個「學藝員」如何與地方居民共同創造「文化遺產」的故事。

首先想和各位分享我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下和大溪博物館結緣的。

我當初在二〇一〇年時，為了研究歷史建築如何變身為博物館而來到日本。接著於二〇一三年進入總研大，接受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老師的指導並進行我的研究。到了第六個年頭，我產生了一個疑問，那就是「對地方居民而言博物館究竟有什麼意義？」因為這個原因，我也逐漸無法掌握截至當時為止實地調查的實例研究究竟有何價值。此時，我



的恩人，也是擔任今天綜合討論協調發起人的黃老師，為我介紹了大溪博物館，並且獲得今日主題演講者呂老師在田野調查上的協助，如此我方完本次調查。

我著眼大溪博物館的理由，完全在於「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一如大溪博物館常設展口述記錄（圖1）所呈現的，大溪博物館的特徵在於辦理館務時，無論參與博物館的相關老師們對大溪地區有什麼樣的考量、地居民和學藝員們有什麼想法，都會盡可能加以尊重採納。

在開始今天的實例報告前，我要再次向呂老師、黃老師，以及給予我今日報告機會的日高老師獻上感謝。並且，最重要的，也藉著這個機會向兩位在實地調查中給予我協助的學藝員林依靜、溫欣琳致謝。



圖1 大溪博物館常設展口述記錄的展示

1 前言

首先，針對地方居民共同打造「文化遺產」時最常見的兩個課題進行說明。博物館如何在經營、教育、研究和展示各方面反映當地居民意識、想法與看法？在政府意圖打造的歷史陳述與學術研究中探討的歷史以及當地居民積累的記憶之間，博物館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方才在呂老師的發表中已經介紹了包含臺灣社會變化在內的內容，而該介紹也正是本實例的背景說明，本發表將在這樣的基礎上，針對大溪博物館如何重視地方居民的意見舉辦活動，以及針對常設展之一的特別展進行介紹。最後，在介紹完實例之後，還想與諸位一同對上述兩項課題再度進行省思。

接下來介紹大溪博物館所處的桃園市（圖2）。桃園是位於臺灣西北部的一個特別的城市，鄰近大臺北都會圈，在臺灣各大城市中人口排名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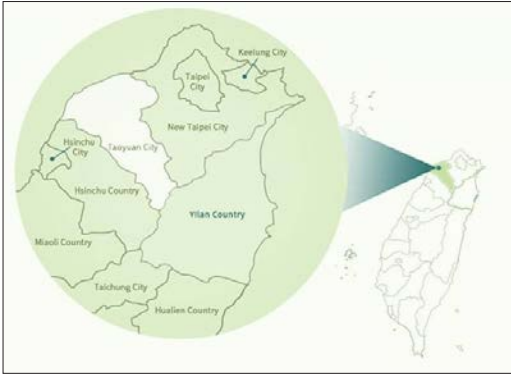


圖2 桃園市所在地



圖3 大溪所在地

桃園市內有許多工業區和高科技產業總公司，居民中許多為移民和外國勞工。桃園也是以臺北桃園國際機場聞名的城市，為首都臺北及臺灣北部提供服務。大溪則位於桃園市的此處（圖3）。大溪自一九世紀開始發展，為臺灣北部的重要運河城市，係商業活動的運輸據點。包括地方上的木製品產業、長達數世紀的警察歷史以及歷史建築在內，是個擁有多樣歷史特色的城市，具備大量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

2 臺灣的文化政策與博物館事業

方才呂老師談及臺灣的文化政策及博物館事業，介紹了擁有二〇年社區營造基礎的大溪文化活動以及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的成立背景，本報告將不再贅述，但有一點必須再次強調，就是地方上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與以社區為基礎的地方博物館架構下推動文化遺產保存及利用的時期，始自一九九〇年。這也是博物館得以成立的契機。換言之，稍後介紹的內容並非一蹴可幾，乃是伴隨著時代的變化，在歷經二〇年的努力基礎上所達成的成果。這點必須再次提醒諸位。

其實，我初次在大溪進行調查時，是在寒假的上班日。這個時期幾乎沒有觀光客，所以可以詳細聽取當地居民的說明。商店的人們談及市政府舉辦的各項計畫，帶來了大量的觀光客人潮，給大溪文化造成了傷害。

為何大溪的人們會對地方歷史如此重視？觀光客的出現能帶來經濟效果，不是應該感到高興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對此部分居民大概有著不同的考量。調查中發現部分居民對於大量觀光客的到訪持保留態度，並且重視自己的文化。這表現在當我詢問他們是否重視歷史建築及是否參與

博物館活動時，他們回答關於居民針對警察宿舍群保存與否的討論中可以看出。

據調查，二〇〇一年保護「舊警察宿舍群」成為課題，與政府的見解不同，地方的歷史文化團體主張保存，透過此事我們可以理解到地方居民對文化、歷史環境意識高漲的情況。

在田野調查期間我也聽到地方居民肯定的聲音，也有些人正在等著參與博物館的計畫。為何這個地方可以見到如何優良的風潮？理由關鍵就在於博物館與地區居民共同創出「文化遺產」。

3 大溪博物館的使命

目前，大溪區域整個成為生態博物館，並致力打造讓全體地方居民都擔任博物館學員角色的機制。大溪博物館的四個使命為：由大溪的人們經營、拓展；保存木藝的生活風俗；維持地方文化；重新重視大溪職人的技藝，以及促進地方振興。那麼，為了達成這些使命，實際上大溪博物館是如何與地方居民共同創出「文化遺產」的呢？如同方才呂老師的介紹，現在並沒有為成立博物館而建造新建築的計畫，取而代之的，是針對地方部分舊歷史建築進行修復、活用與保存，目標在二〇一九年完成整個計畫。

4 關於街角博物館的展示

具體來說，博物館致力的是收集來自地方居民的在地知識，以及剛才呂老師談及的街角博物館

計畫。這些活動基本上有外部專門委員及有志之士加入，舉辦研修及工作坊，將街角的展示活動定位成博物館常設展示的一部份。機制上由學藝員、專家和地方居民共同活動。而居民們也樂於見到自己的生活文化能被精鍊成為文化展示。透過這樣的機制，地方居民可以親眼見證大溪之寶。這些活動也透過各種媒體進行記錄，口述記錄並上傳至Youtube，有興趣的人請務必觀賞看看。

接著回到街角博物館的話題。街角博物館潛藏著諸多可能性，型態上也是各種各樣。例如，也有在商店空間陳設常設展的形式，也有從不同觀點切入故事的特別展形式。

這裡想為各位介紹一個有趣的故事，不過很可惜無法提供照片。這是參與街角博物館的A的故事。A的住宅是地方上常見的商家住宅，非常類似京都所謂的「鰻之寢床」，開間不大但縱深很長。今日幾乎不復得見，能夠完整保存者非常珍稀。

我最初是到A的店鋪去做書法體驗的。期間我們開始談天，他便讓我參觀尚未完成，還在製作中的展示。當時A對於該如何展現自己家族的歷史感到遲疑，他說雖然感到害羞，不過仍想對外展示自豪的家族歷史。那時我對A說：「這是家族歷史的文化遺產，公開的話就可以成為街角博物館吧？」A回答說：「我確實有參加這個計畫，但目前還沒完成，還稱不上是博物館。不過，我會持續努力到足以被稱為街角博物館為止的那天。」

當然，要理解街角博物館計畫給社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尚有必要進行相關調查。但仍可說，地方的人們透過博物館計畫，發現地方的新價值，獲得創出屬於自身文化遺產的機會。

5 關於大溪博物館的展示

下面將為各位介紹常設展示。此為常設展的建築（圖4）。由日式宿舍改造的四幢建築，稱為「四連棟」。此地為展示大溪人生活的重點，將大溪文化分成八個部分進行展示。因為發表時間的限制將不逐一詳細介紹，只做部分瀏覽。

常設展開始於一部導入動畫，內容依照時間順序，介紹原本居住於大溪，以及後續來到大溪的人們。接著展示古地圖和照片，說明大溪所處地理環境及自然環境。從起點開始，可以得知大溪這個地名來自大漢溪。其次，常設展進入主要部分，亦即大溪人們的生活、文化展示。其中關於地方信仰的部分，採用蒐集自地方居民的照片及口述紀錄影片，表現並展示地方智慧。之後展示歷史上大溪的城鎮計畫與地圖，還有商家、住宅的形式。此處與一般歷史博物館常見透過古文書、地圖、模型的展示不同，而是透過實際的場所，配合學術調查及口述紀錄，以此做為記述方法進行展示。除此之外，也展示了大溪在二戰之前的產業，包括茶及樟腦、活躍於一九世紀的商人及一九八〇—九〇年代出身大溪活躍於歌壇的歌手們等。

接下來的展示，突然出現了綠色的柱子（圖5）。關於這點，黃老師告訴我一個有點意思的故事。此為連續的四幢木造住宅，過往住了四戶人家。該綠色柱子為當時居民所髹漆，今日博物館的展示



圖4 常設展的建築「四幢建築」

雖然沒有如此強調這點，不過博物館並不會為了做為展示就消除過往生活痕跡，就算只有一部份也會有意識地盡力保存，藉此也可理解到，在保存及活用歷史建築時，如何把大溪人們的生活當成展示重點。這樣的想法在歷史建築及景觀修復上也可觀察得到。

例如，過往居住此地的家人們，除了拍攝關於自己住家成為博物館的紀錄影片，也把書桌、照片、日記等家庭用品當作回憶的一部份做為常設展示。我對於為何將如此私人的物品展示於博物館中相當感到興趣，遂詢問學藝員理由，對方的回答是，在展示歷史的時候為了避免因此消除掉另一部份歷史的問題，目前想出最妥善的方法就是這樣的展示方式。當然該建築物擁有超過一〇〇年的歷史，大概不可能展示全部的歷史，不過學藝員仍盡力在方方面面展現出想要保存的珍貴記憶。

此外，常設展中也展出地方居民如何致力於振興自己城鎮的教育，將地方發展為文化城，以及地方的人們如何建立起大溪文化。藉此可以理解博物館和地方的關係是如何建構的，以及與其他地方相較，原本居住此地的居民因為有著強力連結，只要建立誠摯關係，便可出現各種可能性。在進入展示的後半，也就是進入下一個展示區之前得先通過戶外空間。此處有一個圖示板(圖6)，板上說明了過往此地是誰的住家，也就是告訴訪客們他們造訪的不只是



圖5 當時居民塗抹的顏色的著被展示的柱子

展示室，也是大溪居民的房宅，藉此強調大溪人們的生活故事。

展示的第二部分介紹了與大溪最重要的產業——木工藝相關的生活形態，並在地方居民的相互協助下介紹當地的文化和職人。另外也有展示以口述記錄為基礎的資料庫角落。根據學藝員的說法，隨著口述記錄資料庫的更新，預定展示也將隨之更新。在展示結束之前有一隅介紹了地方社造的歷史和地方居民的活動，內容包含：博物館在地方上所扮演的角色；以社區為根基的博物館結構中，保存、活用文化遺產的意義；博物館的活動如何與地方的文化遺產和當地人們連結等。展示的最後，有塊展示板寫著一封給來訪者的信。最後部分的展示由地方居民的共同調查成果所構成，並擺放著地方職人製作的木製工藝品，象徵大溪能夠獲得繁榮的互助精神

在此，想請各位回想最初提及的課題。博物館並非只追求經營，更需省察是否能夠反映教



圖6 一個圖示板「誰的住家」在戶外空間

育、研究及展示地方居民的想法。

聽到上述的說明或許或感到「這僅是常設展示的介绍罷了」，但在此希望各位深思的是，無論是展示的建構、博物館營運上的行政與地方居民的共同調查，以及這段過程中包含的教育和研究，這些都需要全體地方居民的協助方能成立。從常設展我們可以看見博物館，也就是學藝員方面不只盡力於經營，也致力在教育、研究、展示上反應地方居民的意見。

另一個課題，即政府意圖打造的歷史陳述與學術研究中探討的歷史以及當地居民積累的記憶之間，博物館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6 博物館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關於這個課題，想從一個特別的展覽會來談。這是「一八坪的家記憶」展覽會。根據企劃此展覽會的學藝員表示，歷史建築在空間上獲得保存、活用，但地方居民的記憶才是博物館真正的內涵。這些歷史建築物是市政府想要打造的「歷史意象」計畫，至於是否能修復，或者修復後該如何處置，並無法得知，學藝員認為如果不舉行展覽會，將無法留下任何成果。這裡希望各位能注意到，市政府利用這些在地歷史，亦即為了把廢棄物件改變成活化經濟的資源藉此打造出歷史意象，與學藝員想要表達的，以及地方居民想要保存的種種，彼此之間仍然存在著落差。

這裡主要展示的是家族故事。不過有趣的是，此處不僅做展示，還邀請了年輕藝術家們，讓他們採訪原本居住於此處的居民，再把原本居民對家中生活及回憶透過藝術家的眼光展示出來。透過

這樣的作法，得以展示充滿互動溝通的作品。不僅優先考量如何表現原本居民的觀點，還透過藝術風格來達成嶄新的呈現。因為發表時間所剩不多，所以只向各位說明兩個作品。

這個作品是「爸爸的筆記本」。這個房間的故事，是基於過往居住此處的第五個兒子所述而構成。他住在這裡的父親曾撰寫日記超過六〇年。此處展示他父親的記事本和回憶。六〇多年的生涯，歷經日本統治時期，又換至國民黨政府時代，走過二戰之後的臺灣等，其生命史彷彿一條歷史的河流，而這條歷史之河，也透過作品展示在眾人眼前。

另一個作品是「媽媽的一天」。是透過過去住在這裡的孩子的陳述所製作。孩子們總覺得自己的母親忙得有如龍捲風一般，藝術家遂把母親的物品和充滿家人記憶的照片，以龍捲風的形式展示出來。

7 總結

最後導入結論。本發表以臺灣桃園市的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為例，介紹了地方博物館如何與地方居民溝通；在地方博物館的架構中如何透過文化遺產的保存和利用；面對活化地方的課題以及在博物館這樣的公共場域如何處理或再現回憶與人生。在本例中可以看出為了社區發展，地方居民保存活用文化遺產的活動。

至今為止，思考創生「文化遺產」、活化地方時，總以某種「文化遺產」，例如發現歷史性建築或物品為基礎，並以找出其新價值為主要目標。

然而在本例中，主要目標則在博物館如何收集個人回憶，博物館收集並展示做為人們回憶或人生經驗的地方「文化遺產」。並且，不僅與地方居民共同打造文化遺產，甚至在博物館中地方居民就是文化遺產的一部份。為了表達地方居民的意志，也就是想在博物館中表現出「我們」的感覺，要執行到這種程度，顯然有必要重新建構對話。在延續二〇年社造成果之上，透過居民的共同研究和訪談創作展示，以及創造、貢獻這些故事，從活生生的社區中取得回饋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些回饋也成為地方文化遺產的一部份。

最後提出今後的課題及將來的可能性。大溪博物館為公立博物館，使用市民稅金編列預算執行活動，如因某些理由未被列入預算時，將要如何繼續這些活動，又如何維持與地方居民的關係？這是世界上多數地方博物館面臨的共通課題。

博物館也可能積極地與部分地方居民建立關係，卻忽略了其他居民。本發表一開始說明過，桃園市的居民組成非常多樣化，既有原住民，也有移民和外籍勞工，這些人既可說全部都是市民，也可說都是地方居民。大溪博物館的故事裡如何包容所有的人們，是今後應當致力的優先課題，亦即，是否能讓所有人都平等地參與博物館，串連起擁有各種價值觀的多元居民，打造出能夠表現所有人文化遺產的平台？

所謂經由回憶展示打造文化遺產，不可能為所有地方居民帶來共鳴和同情。對自發性保存地方歷史文化的大溪當地居民而言，博物館如何在生活中起到作用，仍有繼續研究的必要，值得持續觀察他們在概念上如何看待自己的博物館。而我也相信這是一個饒富深意的實例。

報告3

運用語言學家

——宮崎縣椎葉村及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的倡議

原田走一郎（長崎大學 副教授）

我是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部的原田。請各位多多指教。從我的發表開始，研究場域移至日本，對照之後的報告，我發表的地點正好位於中間點，也就是日本的宮崎縣。我將說明人間文化研究機構的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和宮崎縣合作的案例。

國立國語研究所（下文簡稱「國語研」）中，也有研究日語教育的人，也有研究日語歷史的人，大致是一處鑽研日語和日本國內語言的研究機關，其中也有人專攻方言，本發表將說明這些人與宮崎縣椎葉村合作的研究。具體來說，便是共同製作方言辭典。

方言當然也可認定成一種地方文化。副標題中也有「地方文化的活用方法」，今日研討會的著眼點便是地方文化的活用，那麼，方言能夠如何活用呢？究竟，所謂活用地方文化是要活用什麼呢？我將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進行今日的發表。

先說明今日發表的提綱。首先針對今日發表的舞台，也就是宮崎縣東臼杵郡椎葉村進行說明，



麼有趣。我也針對當地兩位居民進行了訪談，之後亦將提及這個部份。最後以說明今後的展望做結。

1 宮崎縣椎葉村的介紹

首先介紹宮崎縣的椎葉村。

如地圖所示，椎葉村位於宮崎縣和熊本縣的交界處，正好在九州中央的位置(圖1)。紅色的部份是其中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從九州整體地圖來看，可知此地面積非常龐大，而且近年來也沒有進行行政區劃的整併，所以是自古便擁有廣大土地的地方行政單位。

提到九州腦海中會浮現南國的想像，但椎葉村每年都會下雪，而且不僅年年下雪，還是每年都會出現積雪的地區。

接下來說明椎葉村和國語研共同研究的概要，之後介紹具有椎葉村方言特徵的兩個單詞。為什麼要對此進行介紹，是因為藉此可以說明製作方言辭典有多重要以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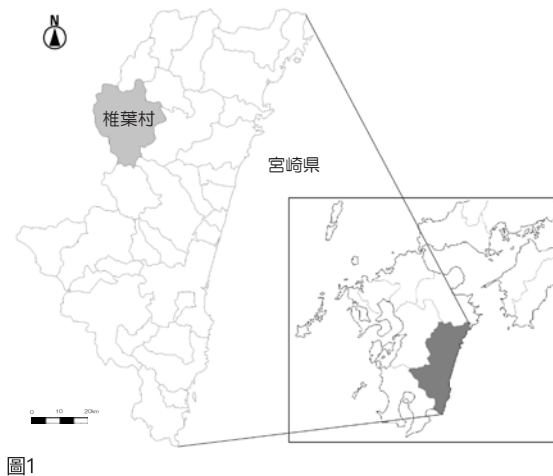


圖1

原因在於本地位於九州山區（圖2、圖3）。椎葉村整體的海拔相當高，除此之外，如照片所示，也可知道地形高低起伏甚劇。而且這已經不是一般的起伏，已經到了該以「險峻」來形容的地形。

從文化上來，此地以神樂、火耕聞名。特別是神樂的部份，是村落主體致力保存的部份。

儘管如此，該地方行政單位卻未著手處理方言。

本圖是日本全國及椎葉村的人口動向（圖4）。最近日本全國人口呈現減少的傾向，而椎葉村則從更早的時期開始就呈現人口遞減狀態，自一九六〇年代左右，椎葉村人口就出現銳減的情況。

如此伴隨人口減少也出現了方言衰退的現象。如方才所言，此地面積廣袤，加上地勢險峻，因此各地交通困難，交流也不易。如此一來，各地區方言也持續出現變化，造成的結果就是此村區域內的方言變化非常多樣。

如此，已經到了除了請出專家沒有其他辦法的狀態，所以椎葉村方面邀請專家來編輯方言辭典。前來協助編纂的專家名為山本友美。山本女士原本就在本地附進行田野調查，



圖2



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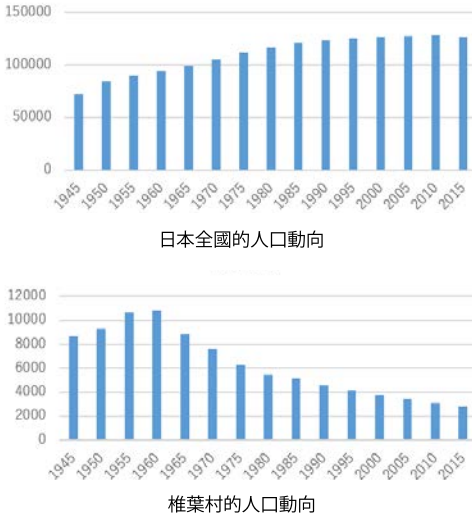


圖4



圖5

2 共同研究的概要

接下來向各位報告共同研究的概要。先展示名為「椎葉民俗藝能博物館研究事業」的文件。該

所以椎葉村才請她來製作方言辭典。她現今也住在椎葉村，擔任博物館的學藝員（圖5）。這位山本友美女士聯絡國立國語研究所，開啟椎葉村與國立國語研究所的共同研究。本計畫開始時有這麼一段經緯。

地有這樣的博物館，而方言辭典的編纂即屬於該研究館的研究業務。

如要稍微說明研究的內容，便如上所述，因為椎葉村範圍太過廣大，所以權宜上將整個區域大至劃分為十區，進而製作這十個區域的辭典。目前已經全數調查完畢，目前正進入編輯的階段。

如此龐大的工作量很難由山本女士獨力完成，因此一直以來每年都會有兩、三次召集國語研的人們組成小組前往調查。

換言之，山本女士身為學藝員在當地服勤，自己也參與調查及辭典編纂。不過僅靠一人之力，還是有許多不理解之處，人力上顯得侷促，因此調查上的訪談由國語研進行，之後國語研也承接支援辭典編纂。像這般當地和研究機關攜手進行的研究形式，至今仍在進行當中。

當地的新聞也會報導這樣的研究，其中計畫發起人，稍後也會提及的甲斐教育長，曾做過如下的發言：「方言是生根於土地，一路以來生活於當地的先人們以獨自的語彙表現文化和社會的產物。希望大家能理解紀錄與保存方言的意義和價值，並自豪地不斷傳承下去。」

因為他提及「先人們以獨自的語彙表現文化和社會的產物」，所以現在起針對這類的單詞做一些說明。

3 別具特徵的單詞

關於椎葉村和國語研的共同研究中所闡明的有趣表現，現舉「KAMADE」和「KAMASAKI」這兩個單詞進行說明。

這實際上是我親身的經歷，某日調查時雖未向當地的老爺爺詢問，他突然告訴了我們一組有趣的詞彙，那就是「KAMADE」和「KAMASAKI」。

他告訴我們，「KAMADE」是右邊的意思，而「KAMASAKI」是左邊的意思。持鎌刀（KAMA）的手（TE）為「KMADE」，也就是右手。而鎌刀（KAMA）尖端（SAKI）所朝的方向為「KAMASAKI」，也就是左側。他告訴我們這組詞彙特別會在火耕時使用。

這是他實際手持鎌刀為我們說明的照片。持鎌刀的手為「KAMADE」，即為右邊，鎌刀尖端方向為「KAMASAKI」，為左邊。

椎葉村是以農業為主的地方，使用鎌刀是日常行為，這是非常紮根於椎葉村生活的表現，我認為為相當有意思。

然而，這組詞彙表現與標準日語的左、右似乎也不完全相同。此地所稱的「KAMADE」和「KAMASAKI」，實際上經常是指面向斜坡的右、左方向。標準日語的左、右也有類似的相對性表現，例如我面對聽眾席時我的右手邊稱為「下手側」，如果我站在相對的方向，那我的右手邊則稱「上手側」。

而椎葉村方言中的「KAMADE」和「KAMASAKI」，讓我們假設從舞台遠處到我們眼前有一個斜坡，當存在斜坡時，面對斜坡的一側經常就是右邊。亦即，此地常把「上手側」稱為「KAMADE」。我如果背對斜坡，標準日語中所謂的右側，就與方才不同一側。然而「KAMADE」總是指「上手側」。面對斜坡時右側大概都是「KAMADE」。

再說明一次，假設有一個人面向斜坡站立。如此就如一開始說明的一般，他的右手邊為

「KAMADE」、他的左手邊為「KAMASAKI」。這個部分應該沒有問題。

接著，讓這個人背對斜坡。如果標準日語的右側和椎葉方言的「KAMADE」一致，那麼這個人的右手側即為「KAMADE」，左手側則應該為「KAMASAKI」。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

真實的情況是，即便背對著斜坡，但斜坡已經確定，所以「KAMADE」指的是此處，而「KAMASAKI」則指另一個方向（圖6）。

至於為何會如此，方才說明過，這是從事農務時，特別是從事火耕時使用的詞彙，而農務並非個人作業，需要大量人力合作。如此一來，誰面向哪個方向就難以說明，因為大家分別站在各處，以不同方向面對著斜坡。

這種情況下只有斜坡是共同的基準，加上椎葉村原本就沒什麼平地，農事作業大抵都在斜坡上。所以一說斜坡的這一側大家立刻就能理解。因此「KAMADE」和「KAMASAKI」兩個單詞最適合斜坡上的共同作業，可說是直接反應椎葉村生活的詞彙，讓我感到非常感動。

類似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說方言或語言銘刻著人們對世界的認知、生活樣式及歷史。方才所舉的「KAMADE」和「KAMASAKI」，實際上也就是先人們智慧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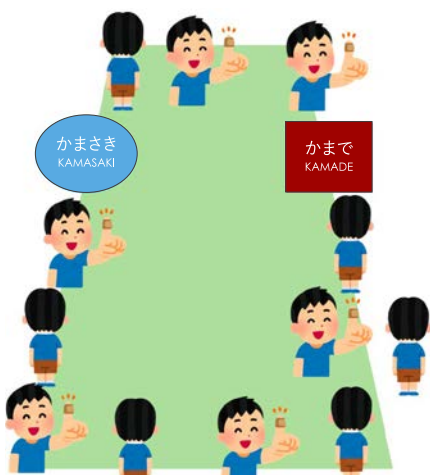


圖6

只是，火耕本身究竟逐漸走向衰退，加上該地區獨特生活習慣逐漸消失，以及標準日語普及的影響，時至今日方言正逐漸消失。

面對這樣的情況應該要啟動一些對應的機制，所以我們才從事製作方言紀錄。

4 從兩位人士的訪談說起

在紀錄過程中，當地的人們也接受我們的詢問。我們也問了當地人「接受方言調查後，自己的生活或想法有沒有起什麼變化？」這麼一個不太算訪談的提問。

第一位回答：「以前曾覺得說方言很尷尬。」這位人士曾經離開椎葉村外出工作。他接著表示：「可是反覆接受方言調查後，開始覺得方言是很好的語言。」也就是說，透過方言的調查，他對方言開始抱持著情感。若說方言也是地方文化之一，那麼透過調查，也讓人們對地方文化產生情感。

另一位就是方才提及的教育長，他表示「接受方言調查並沒有發生什麼改變。」不過他也表示「製作方言記錄很重要。如果什麼都不做為，那就什麼都無法留下。」

接著他告訴我們這麼一個小插曲。「以前，我到地方公所任職時先去做體檢。就算叫人們排隊，大家怎麼都不照順序排隊。平常健保師或公所職員就算以標準日語說『請大家依序排隊』也沒人排隊。不過，如果用方言說『不排好對我們沒法工作』，大家就會乖乖排好。」如果是地方上的人這麼說，大家就會排隊，方言就是具有這樣的力量。」

他還說了另一個類似的插曲，是關於「KONZBU」這個單詞的軼事，這個詞彙意思是「孩子」，

特別指「可愛的孩子」。使用此詞彙的情境相當有特色，大多是在家庭裡使用。

我稍微讀一下他這段說明。「家人間會講這個詞。『這是KONBU做的喔！啊，你呀，真了不起。』人們都會使用這樣的說法。這種情境下，大家終究不會以標準日語說『這是某某醬做的，很了不起』，因為使用KONBU這個詞彙，對方立刻就能理解。」

「這樣的說法就是方言的力量。我也是在方言中成長的，所以希望能夠保留下方言。」誠如其言，語言不只是詞義，教育長非常強調在什麼情境及在何種人際關係中透過方言就能傳達意思，甚至只有透過方言才能傳的達這點。

若加以思考便會察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僅能以方言傳達的事情，如果沒有共享該方言的對話者，那方言也就不可能存在。考慮到這點，我認為方言果然是連接起人們的一股力量，也是串接人與社區的一種力量。

我接著說的這個論證有點牽強，應該說非常牽強，亦即，第一位受訪者的實例中方言調查和對喜愛方言的情感相連結；在第二位的實例中，如果說方言與對地方的愛鄉情感相連結，那麼方言調查就與愛鄉情感相連結。這個說法雖然牽強，卻也是針對某種事實的一種看法。

亦即，我個人認為，椎葉村透過執行方言調查，也成功地讓居民本身察覺自身保有的地方文化具備何種價值。

自然而然存在身邊的東西，如果不特別去思考，應該不會察覺其價值。若缺乏來自外在的某些刺激，很難發現。這不限於方言，在其他事情上也適用，因為今日談的是方言，所以可說能夠讓地方人們察覺方言價值，還是因為有語言學者進入調查，透過外部傳入刺激，所以才激起人們的覺醒

吧。

當然，上述的狀況並不一定適用於所有人。真的想要理解方言調查會給社群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如前所述，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調查實際上出現了什麼樣的衝擊。但在處理這種調查的期間方言也在不斷地消失，所以我認為這並非方言學者的工作。語言學者仍應以語言學為優先考量。

換言之，語言學者從事自己的工作，亦即進行語言調查，也會產生出上述的效果，雖然不見得總是會產生，但還是會出現這樣的效果。

接著，我想說明方言這種地方文化如何受到活用。通常提及活用地方文化，大概都會想到例如觀光資源的活用，或者教育資源的活用等。

硬要分類的話，例如活用觀光資源是社區從外部招呼人們進來。這是社區將目標設定在外部的地方文化活用。另一方面，為了教育而活用的狀況，則可以說是社區將目標設定在內部的地方文化活用方式。

方言的活用，因為帶著對地方的情感，所以可定位成社區將目標設定於內部的地方文化活用。人們提到活用地方文化時，總是把目標訂在從外部招來人群，可行的話也希望外來者願意在地方消費，這種社區將目標設定於外部的地方文化活用非常醒目。然而，上述社區將目標設定於內部的地方文化活用，也有必要重新給予評價。

實際上在椎葉村和國語研的共同研究計畫最後，有這麼一段話。「透過本調查進一步使村民重新審視村落方言的價值，面對喪失中的地方傳統文化，本調查也創造出使村民重新認識當地文化的機會，有助於村民們懷抱具有『夢想、生命意義、幸福』的生活。」椎葉村在計畫本研究的时间點上，

即瞭解到本調查並非僅僅記錄方言，更看到了更長遠的未來。個人以為在這層意義上，椎葉村的研究計畫可說相當具有先見之明。

5 今後的展望

最後以今後的展望為做結。為何椎葉村的研究會給居民留下如此大的衝擊？個人以為，這是因為有研究者長時間駐村的緣故。並且，還具備了能夠支援這些研究者的機制。

而今後的課題，在於必須考慮當研究者離去後如何能繼續舉辦關連活動。或者，如果有類似本案例的長期駐在研究者，如何在各地建構得以支援長駐研究者的機制。

最後，本計畫於去年度出版了五本小冊子，在此介紹歷史博物館小冊子中的兩段文字，並以此做為報告的結語。

「或許可說，所謂地方歷史與文化的『核心』，有些時候並不具真實形體，而是潛藏於人們內心。」的確如此段文字所言，語言，特別是方言並未被寫下，眼既不得見，手亦無法觸摸。即便如此，我仍認為方言的確是地方文化的核心之一。

只是，人們不能因為無法觸摸到，就什麼也不做。

歷史博物館小冊子接續前文還有一段話。「必須不斷喚醒這種潛藏人們心中對歷史、文化的興趣及關注，激發行動，並且打造出能夠提供協助的串連機制。」誠如其言。

如前所述，的確有必要建構一個機制，得以支援在地方上進行研究的人員。思考這種機制時，

本次椎葉村和國立國語研究所的共同研究，當然也有需要檢討之處，然而本案例在許多地方仍有非常值得學習的地方。

「DANDANNAO」，這個椎葉村的語詞意思是「謝謝」。謝謝各位的聆聽。

報告 4

透過受災戶家庭財產的資料化作業凝視地方 ——從宮城縣氣仙沼市的案例來看

葉山茂（日本人間文化研究機構總合人間文化研究推進中心研究員

／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特任助教）

1 序言

我將介紹宮城縣氣仙沼市的地方及調研合作，藉此思考「與市民一同學習地方」此一主題。在二〇一一年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中，宮城縣氣仙沼市是海嘯的受災地區。在那之後我一直參與氣仙沼市名為「搶救文化財」的活動。這項活動至今仍由當地居民持續進行，今日就為各位介紹此一活動。

我是人間文化研究機構的研究員，受派遣於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以下簡稱「歷博」）執行實際業務，因此今日將以「歷博」的成員身份發表調研活動的內容。

氣仙沼市的文化財搶救活動主要內容，是從災害現場搶救受災的文書與民具等民眾生活資料，



並將其加工處理成可以長期保存的生活資料。同時，也以地方如何活用這些獲搶救保存的資料為課題，為重新發現地方文化的合作機制進行檢討。

我參與該活動的契機，是二〇一一年四月二日上司問我「明天起將前往氣仙沼，你來嗎？」因為這麼一句「車上還有一個空位，你也參加吧」的邀約，讓我參加了氣仙沼的作業，至今已七個年頭。

今日將介紹「歷博」持續從個人住宅搶救居家文化資產的活動，以即將其資料化的作業過程。如前所述，本活動由當地居民們參與，因此今日也將說明「市民參與型」的文化財搶救活動成果及面臨的課題。

今日的發表流程，首先將介紹氣仙沼的文化財搶救活動，之後談及市民參與該活動的經緯，接著說明實際作業情況及市民因為參與活動而產生什麼變化，最後整理市民參與型文化財搶救活動的成果與今後課題。

2 氣仙沼的文化財搶救

文化財搶救，是指救出災區文化資產、物質文化等實際物品，處理後使其傳之後世的活動。阪神大地震（阪神、淡路大震災）後，文化財搶救活動獲得大眾的關注，二〇一一年東日本大地震的受災區域非常廣大，因此保全受災地區受災資料和史料的活動相當興盛，文化財搶救活動也更廣為

社會所理解。

此活動除了知名文化財與指定文化財之外，也針對未被指定的資財，或者個人家庭所藏，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連所藏者也沒注意過的資料、史料等將這些可以展示地方歷史的物件或者代表地方文化的物品保存下來，正是此活動的目的。

今日報紙等媒體，偶爾會出現拆解受災戶住宅的日式紙門時，從中發現了古文書的報導（照片1）。從而，人們腦海中浮現文化財搶救成果時，往往會想到文書、歷史史料的強烈印象，然而不限於此，文化財搶救活動是除了文書之外，也從受災現場搶救民具等物品，並施加保存處理的活動。

接著介紹歷博和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受災地合作的文化財搶救活動。歷博搶救的對象為個人住宅。以個人住宅為對象展開活動，歷博並非特例，包含全國資料保全網絡在內，

各種各樣的組織都以個人住宅為目標進行文化財搶救。歷博的活動定位，也屬於這類活動之一。

另一方面，二〇〇八年起歷博也展開重新裝修博物館展示室的作業，並預定於新展示室中重現位於氣仙沼市小小汐的尾形家住宅。因為這項作業的緣故，災後後也進入尾形家住宅進行文化財搶救活動。

活動結果，總共搶救出一九，八五二件資料。資料總數因為計算方式而有出入，此數字只呈現



照片1 剝除被當作上衣的補綴內裡的古文書進行清潔



照片2 救出



照片3 清洗



照片4 整理

一個大略概念。獲搶救的資料包括生活用品、民具等物質文化相關物件約五,〇〇〇件。文書類資料約一四,八〇〇件。文書類中最大量的是明信片,大約有五,〇〇〇件。這一四,八〇〇件文書類中尚包含封緘書信、收據、證書等。這些生活資料首先由歷博成員們在受災現場收集(照片2),之後耗時七年,在氣仙沼市教育委員會的諸位及市民各方協助下,先進行除泥、水洗等清潔作業(照片3),接著登記於資料帳冊完成資料化作業(照片4)。

此活動的特徵體現於當地居民協助研究者一事上。市民各方在清理與資料登記作業的空檔或休息時間中，也告訴研究者們關於經手資料的各種事宜。這些談話多為關於物品的知識、地方文化，以及基於自身經驗的說明，這些交談的內容許多都是理解氣仙沼地方人們生活，以及重新發現地方文化的關鍵。對研究者而言，這些交談饒富深意，因此使用攝影機、照相機等進行拍攝，並做筆記加以記錄。

3 尾形家住宅及尾形家

接著說明做為我們活動對象的尾形家住宅及尾形家。

尾形家住宅位於宮城縣氣仙沼市小小汐地區。氣仙沼市位於宮城縣最北部的地區，小小汐地區則為於氣仙沼灣北岸，隔著海灣與氣仙沼市中心對望，背後則緊鄰群山（圖1）。

尾形家住宅主屋最大的特徵在於茅草屋頂（照片5）。主屋正面長一二·五間（約二三公尺）。該住宅建於一八一〇年，約於受災前二〇〇年落成。

小小汐地區可說是聚集了血親與姻親關係的人們而建構起來的聚落，而尾形家則是小小汐地區的本宗（總本家）。尾形家自江戶時代至昭和初期皆為捕撈沙丁魚的船東，此漁業也構成當地居民的經濟重心。此外尾形家也經營水田及旱田。江戶時代慶長與州地震海嘯之後，伊達藩獎勵製鹽業，氣仙沼地區製鹽業因之興盛，而尾形家受委任管理御塩木山，提供製鹽業所區的柴薪，因此也涉足了山林方面的經營。

尾形家不僅掌握小小汐經濟重心的漁業，也涉足農業、林業等，進行多角化的經營，擁有雄厚經濟實力，此外憑藉著經濟實力尾形一族也活躍於政界。江戶時代尾形一族歷任村莊管理職務，日語中稱為「肝入」的職位，進入大正時代仍擔任當地行政區鹿折村的村長。從昭和時代到平成時代，尾形家依舊歷任町議會議員、市議會議員。因為尾形家儼然是當地政治與經濟的中心，因此人們頻繁進出尾形家住宅，正因為人們在此聚集，此地包括信仰、年度祭典儀式在內的各種生活文化，也都以尾形家為中心取得發展。

尾形家因為是當地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該住宅也成為積蓄保存地方歷史的重要物質，並隨時間存留下來。但因海嘯導致該住家遭沖毀，以此為契機，該住家積蓄下來的物質也成為搶救文化的活動對象，雖然參加活動者只限定於研究者及部份市民，但這項搶救也因此獲得了人們的關注。



圖1 氣仙沼市小小汐的位置



照片5 何謂尾形家住宅

4 市民參與型文化財搶救機制的整體流程

若整理文化財搶救過程中專家與市民的關係，可以繪出如圖2的結構。當然這是單純化的概念圖，在此須先強調，處理文化財的專家和市民共同整理文化財的種種嘗試，並未包含在此圖內。

不過從一般傾向來看，專家大至擔任搶救文化財並採取保全措施將其資料化的過程，而檢討如何活用資料，或者教導實例中如何活用獲得保護的資料時，則多有市民參與。

面對這種傾向，當我們參與氣仙沼相關活動時，嘗試讓博物館職員和行政人員、當地市民等合作，進行資料保護及資料化的作業，把行動定位成原本部份由專家擔任的任務，改委請市民參與的實踐型案例。

文化財搶救的內容包括搶救物品，除泥洗淨過程，與最後資料登記、整理保管過程，以及加上之後的活用過程。我們所經歷的氣仙沼搶救作業，從最初就獲得市民各方的參與，亦即把搶救過程也當作文化財活用過程，這是本活動的一大特徵。

那麼，如何才能實現市民參加文化財搶救活動？圖3為市民參與文化財搶救體制的整體流程。從結論來說，本次活動流程完全是偶然性的產物。氣仙沼市基於二〇一一年四月實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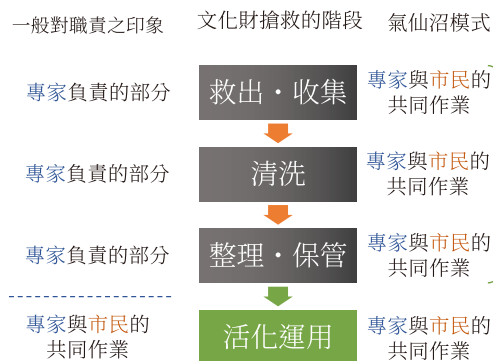


圖2 文化財搶救過程中專家與市民的關係

「緊急雇用創出推進事業」這項國家計畫，氣仙沼市行政單位針對文化財、資料等也實施創造就業機會開始雇用人員的計畫。「緊急雇用創出推進事業」乃針對人口持續外流、高齡化的地區，以促進就業、增加雇用為目的之計畫。

參加本計畫的成員於災害發生前的二〇一一年二月便已確定。當初的計畫據說打算整理氣仙沼市教育委員會管理的大量貝類標本並加以展示。招募對象為已退休的人們，從體制上來說，是由氣仙沼市銀髮人才資源中心進行雇用。

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發生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氣仙沼市因海嘯遭受龐大的損害，之後由我們歷博職員為主，展開搶救尾形家庭生活資料的活動，活動自二〇一一年五月開始。

當年六月邀請了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下文簡稱「民博」）的高老師，於氣仙沼市的Rias-Ark美術館進行資料清理講習。當時

根據氣仙沼市教育委員會的判斷，讓前述二月已確認成員參與計畫。據說最初對成員們的說明是，「有因海嘯而受災的貴重資料，歷博的人們缺人手，請來稍微幫忙兩、三天。」

在民博的日高老師實施講習後數日，又根據為支援受災者而設立，稱為「緊急雇用創出推進事業（地震相關）」的計畫，海嘯受災者們應徵氣仙沼市教育委員會的徵人計畫，並透過氣仙沼市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加以雇用，增加了工作成員。到了七月來自市民的搶救隊成員幾乎全數確定，之後，

緊急創造雇用機會推進事業的計畫（2011年2月）

氣仙沼市教育委員會計畫要整理貝類標本
在氣仙沼市銀髮族人材中心招募、雇用

2011年3月11日 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發起
尾形家庭財產的搶救（5月～）

6月 由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舉辦資料清洗講習

氣仙沼市教育委員會派遣緊急雇用成員
→因轉為長期化作業，派遣人員成為常駐

運用緊急創造雇用機會推進事業（受災者名額）而增加人員

7月 由市民組成搶救小組

圖3 市民參加的過程

隨著工廠恢復生產，地方雇用數量恢復，每年更改計畫名目替補成員等，雖然規模有所縮小，但七年之間市民仍持續參與文化財搶救及資料整理。

參與活動的成員，其個人經歷也相當多樣（表1）。氣仙沼的搶救隊中，有教育委員會囑託職員經歷的人、原任職醫院的事務員、化石採集者、於受災水產加工廠工作者、受災失去店鋪的餐飲店經營者，以及原任職漁船的船員等等。年齡層上，在「緊急雇用創出推進事業」下招聘者雖然以六〇歲以上的人們為主，但「緊急雇用創出推進事業」（地震相關）的應聘者也包含了四〇幾歲的現職世代。

雖然聚集了具備各類工作經驗的人們，但這些人卻缺乏博物館工作經驗。雖然如此，由擁有各種經驗的人們組成團隊，其優點毋寧是在集結了各式人等於人生中積蓄出來的知識經驗。氣仙沼市的文化財搶救，透過集結、共享各式人們從過往經驗帶來的知識，更加深了所獲得的成果。

5 市民參與引發的效應

接著介紹市民參加文化財搶救活動引發的效應。如先前所述，在搶救活動現場人們屢屢活用生活中獲得的知識。我們在各種各樣的受災現場搜尋資料帶回作業場地，緊接著由參與的市民們檢視我們帶回的物件或文書，並開始告訴我們關於這些物件的知識、記憶與經驗。

災害前從事的職業	資料整理經驗	人數
教育委員會囑託職員	有	1位
醫院事務	有	1位
化石收集者	無	1位
水產加工業從業員	無	1位
餐飲店經營者	無	2位+1位
漁船上作業員	無	1位

（當初另有三位市教委囑託職員參加）
每個人各自運用過去的經驗參與資料整理作業

表1 多樣的氣仙沼搶救小組

在文化財搶救與資料整理過程中，我們研究者屢屢出現和市民各方交談的場面。市民各方也透過闡述自己的知識與經驗，與其他人們共享地方歷史。帶來的結果，便是市民各方對於地方生活與文化又重新產生或者加深了興趣。

接著舉幾個具體的例子說明帶來什麼效應。首先是透過在生活中獲得的知識活用於文化財搶救的例子。那就是「以蠶絲研磨漆器能產生光澤」。這是由漆器店的女兒，一位深知如何處理漆器的參與者所告訴我們的。

照片 6 和照片 7 為尾形家所藏，於聚落辦理喜慶事宜出借給聚落居民的漆器餐具。尾形家將這些餐具有保存在聚落的倉庫中。然而二〇一一年三月倉庫也受災，三



照片 6 尾形家所藏的小小汐・共同膳食搬運盤



照片 7 作業員用蠶絲研磨過後的膳食搬運盤

月中自衛隊破壞該聚落倉庫以搜尋受災者或犧牲者，當時地方的人們想辦法借來卡車，大家搶救這些文物並自力加以保管。照片6是清理前的情形，餐具處於受災狀態，附著著泥土，漆器的顏色也顯得暗沉。此時因為整理作業的參與者告知「以蠶絲研磨漆器能產生光澤」，大家認真擦拭後的結果就如照片7一般，重先展現出了漆器的光澤。類似這樣，如民具的保護等，居民人等於日常生活中培養的知識，經常發揮著重大的效果。

如果問及市民各方所舉的提議，博物館從致力科學保存的觀點來看是否希望這樣的建議一事，當然，我們得說並非全然如此。例如，前述在受災現場遭長時間棄置的漆器餐具，出現漆膠剝落的情況，當我們諮詢「以蠶絲研磨漆器能產生光澤」方法的參與者，得到的回答是，當漆膠剝離時，得把所有的漆都除去，之後全部重新塗漆。

重新塗漆的修繕方法屬於生活道具的實用性活用方法，但博物館從致力保全文化財資料的觀點來看，這不是一個好的選項。特別是想要保存目前狀態時，重新塗漆並非合適的做法。

另一方面，透過這種傾聽居民經驗的方法，博物館也能發現完全不同的物件保存方法。透過把這些人們的想法、解決問題的方法、做法等持續記錄下來，我們也能理解地方上對各種物品的看法，以及一直以來如何使用這些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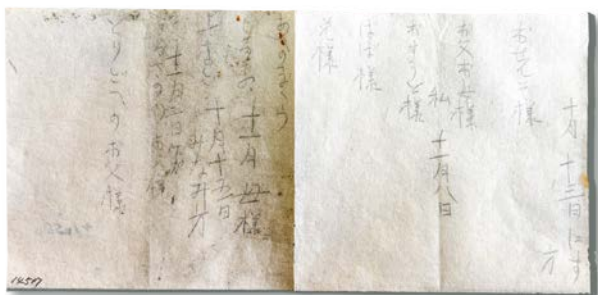
在此介紹另一個例子。這個例子是藉由對方生活上的知識在資料整理上起到幫助。這是一張文書（照片8）。照片8中的文書書寫了這樣的內容。若僅當作一份文書來閱讀，上面所寫的內容相當晦澀難解。

閱讀內容可以看到寫著「OSENSOSAMA（御先祖様）」，大概意味著祖先們，另外又寫著

「OTOBASAMA（御父御母様）」，可以想像或許是指書寫者或相關者的雙親。此外，我們可以讀到「我」的部分寫著日期與方位，但這份文書整體而言意味著什麼，卻無法明確理解。

在登記這份資料的作業時，一位市民判斷「這是在名為KANISAMA-ASOBASE」（經巫女仲介的人神對話）的年度儀式中使用的紙張」。KANISAMA-ASOBASE是一直以來地方對薩滿OKAMISAMA（御神様，此指當地巫女）的稱呼，在每年的小正月（農曆一月一日）舉行的年度儀式中，由巫女仲介讓活著的家人與家中祖先們對話，詢問祖先們在意什麼事情。這位幫助解釋的市民看過這張筆記發現具有特色的詞彙，設想這是在KANISAMA-ASOBASE的年度儀式中將薩滿說的話記錄下來的文件。

接著，我把該文書拿給持有者的尾形先生及其太太詢問該文書的由來。尾形太太立刻提出見解認為這應該不是KANISAMA-ASOBASE時所寫的文件。尾形太太提出不同判斷的理由是上面書寫的日期並不符合。KANISAMA-ASOBASE是在小正月舉行的年



十月十三日にす
方
おせんそ様
お父お母様
私 十一月八日
おすうと様
ばば様
兄様
あいのまくら
しろ子十一月母様
上おと十月十五日
みなみ方
十一月二日ケガ
○るさのめ お父様
とりごへのお父様

照片8 有經驗者才讀得懂的文書

度儀式，而此文書所寫的日期是一〇月、一一月。
KAMISAMA-ASOBASE並不會具體說明年度後半這類
較遠未來的事情，因此判斷這並非KAMISAMA-
ASOBASE時所書寫的。

得出並非KAMISAMA-ASOBASE的筆記，尾形太
太藉由自己嫁到小小汐之後的經驗，加上從公婆、村
人處聽來的事情，追溯回憶到丈夫的祖母並試著解讀
該文書。此時的話題提到二戰時期丈夫祖母的習慣。

二戰期間，尾形家的後裔們許多以軍人身份被派
遭到滿洲或臺灣，她女兒結婚後也隨著丈夫一同居住
臺灣，族人們分散到許多不同的地區，在此狀況下，
丈夫的祖母擔心族人們的安危，拼命地透過巫女詢問
自己族人與尾形家的未來。根據筆跡與背景資訊，尾

形太太推論此應為丈夫祖母所寫，內容則為她委託巫女詢問後的結果。

根據協助作業的市民及尾形夫人提供的資訊解讀此文書，讓文書的意義獲得理解。文書上半書
寫的是已過世的家神，也就是已過世的族人（圖4）。文書下半書寫以紫色表示者，係過世成為家
神者提醒要注意的人，以及必須注意的日子、方位等事宜。因此，舉例來說，祖先們提醒一〇月一
三日要注意西方，大致便是此意。

成為家中神明的往生者們

祖先	おせんそ様	十月十三日にす方
自己的父母	お父お母様	
丈夫的父親	私 おすうと様	十一月八日
丈夫的母親	ばば様	
丈夫的兄長	兄様	
丈夫	あいのまくら	
自己的孫子	しろ子	十一月母様
不明	上おど	十月十五日
		みなみ方
		十一月二日ケガ
		○るさのめ お父様
父親	とりにごへのお父様	
長男之妻的		

往生者所示之注意日・方位・事情

圖4 文書的解讀

此文書一開始行距相等，到後段則呈現不規則，推測其原因，可以得知請教巫女的儀式中大致發生什麼情況。行距相等部分，應該是丈夫祖母預先列舉要巫女詢問的祖先，然而巫女卻無法只讓委託者希望的逝者降神回答，因此似乎在預定人選沒有回答的狀況下，改由其他祖先代為回答。該文書中書寫行距不規則的部分，現在閱讀文書的人們判斷，應該是預定以外的祖先突然出現代為回答，而丈夫的祖母慌張之下趕緊書寫的結果。類似這樣的解讀，可說因為地方人們擁有實際的經驗，所以才可能加以解讀。

這類文書解讀不會只停留在持有者或相關人士的故事上，透過參與作業人們的回憶，話題會延伸得更廣。看過記錄巫女回答的筆記，參與作業者們提出，就算今日當人們遇到什麼困擾的事情，也會前往特定的寺廟求取占卜。現在，該地區的最後一位巫女在震災之後也過世了，而且並沒有繼承者。目前當人們遇到自己難以判斷的事情時，雖然談不上取代巫女，不過他們也會改往寺廟取得諮詢。例如哪一天出院較妥，就算是同一個日子，究竟是上午還是下午較佳等，占卜事宜因人而異，而該地方的文化也讓醫院容許人們做出這樣的選擇。

或者被醫生告知自己的病情需要手術，對於自己是否該接受手術感到擔心時也會前往寺廟進行占卜。東日本大震災之後，海岸線許多聚落都移到高地上，當大家把受災前居住土地變更回無產權所有者狀態時，據說掩埋往昔洗手間時也必須請神社的宮司來祈禱以鎮攝土地。

這些事情或許是每個人的瑣碎經驗，但具備這些生活經驗的參與市民們透過互相分享記憶，跨世代地互相享有彼此的經驗，也積蓄了地方的相關知識。而我們透過影像及調查筆記也記錄下這些狀況。

如此記錄下市民各方的談話後，我們理解到搶救的物件成為談及各種經驗的契機。而這樣的經驗，例如照片成為話題時，談話並不限於特定瞬間發生的事情，更喚起對物件的一些回憶。這些彼此間的談話，又讓參與者察覺自身地方文化的多樣性。而且談及災害前的經驗，也成為克服受災經驗的契機。

參加文化財搶救的市民各方，對文化財雖然有興趣，但原本並非為了理解地方文化而來參與，然而從結果來看，參加者們往往對地方文化產生了興趣，對地方的知識也更為增加了。

6 市民參與型搶救活動的課題

在上述的報告之後，可以理解如同報告一開始時提及的，市民參與型文化財搶救活動，從結果而言，可以說是一個過程本身伴隨市民參與，兩者皆再度發現地方文化並加深對地方認識的活動。

然而在氣仙沼的活動仍有幾個重大課題。其一是，如何讓更多的市民參與。我們的活動只與固定成員往來，活動定位是氣仙沼市的一項計畫，我們的目標在透過尾形家的生活資料整理，培養出回顧氣仙沼生活史時可活用、具公開性的資料。

但我們搶救出來的生活資料本為個人所藏，包含了許多隱私相關資訊。為了保護個人隱私，就有保密義務，這也造成了無法讓所有民眾都能隨意參加的情況。若要製作地方共享的資料，該如何解決隱私問題，必須辨別可以公開到何種程度，當這些資料都與當下居住當地的人們有所關連時，便難以將資料內容全數公開。

規劃展覽、播放影片、辦理工作坊等形式都可能成為讓一般市民共享資訊的方法。如何持續辦理活動，積累並分享知識，就必須講究合適的方法。因此如何設計市民參與型的活動也成為一項課題。

另一課題便是如何持續不斷地利用這些資料。採取何種方法，才能讓市民持續接觸資料，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在當前的制度下，由銀髮人才資源中心雇用的人們負責整理資料，並支付他們一定的報酬，這樣的形式能夠保持一定的作業水準，但今後當報酬來源，也就是資金來源中斷後，活動本身也將隨之結束。

如前所述，這個活動透過讓市民各方持續接觸資料，人們才能回顧往昔、積累地方文化知識。但若活動結束，自然人們就失去接觸資料的機會。報告中提及搶救出的物件成為喚醒人們記憶的契機，如果沒有接觸資料的機會，則資料與人的關係也將斷絕。

因此，在現行體制下無法避免的，隨著搶救物件與人們的接觸斷絕，也就失去再度接觸人們回憶的機會。換言之，至今特意收集、花費時間賦予意義的資料，只會成為填滿保管場地的巨大物體，日後還可能被視為垃圾。所以，構建能讓市民能持續接觸這些物件的機制也是課題之一。

最後，雖然無法在這裡播放給各位觀看，我們也製作了長達六三分鐘的《那些用物件說故事的人——從海嘯災區·氣仙沼出發》影片，片中將至今作業中所見所聞以影像加以記錄，彙集成一部完整的影片，如果有機會的話，希望各位能看看。最後做了一點宣傳，我的發表就此結束。謝謝各位。

報告5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與地方歷史資料的保全和繼承

西村慎太郎（國文學研究資料館 副教授）

序言

現在由我接著發表，我叫西村慎太郎，請各位多多指教。我的發表題目是「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與地方歷史資料的保全和繼承」（本文刊載圖片除圖11之外皆取自演討會當天使用的投影片）。

本次我的報告是基於人間文化研究機構的計畫、我在職的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的計畫，以及我擔任代表理事的NPO法人歷史資料繼承機構(Jumping(じゃんぴん))的活動，所整理成的詳細說明。

具體而言，首先說明做為本發表前提的，關於人類史上最大人為災害的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事故現況。

本研討會也提到文化財搶救的主題，我們對該地區的歷史資料搶救也符合此主題，以搶救、保存歷史資料為目標，關於實際的例子，在此先舉出兩個。

先做自我介紹，我是西村慎太郎，方才提及就職於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國文學研究館。我的專門

領域是歷史學中以江戶時代為主的日本近世史。除此之外也旁及歷史資料保存、檔案學等領域。

接著趕緊進入發表內容。

1 福島第一核能電廠周邊現況

關於福島第一核電廠周邊近況，知悉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的人應該不少，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下午二點四六分，芮氏規模九・〇的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後，福島核電廠的電力徹底中斷，出現了完全無法控制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當天晚間七點三分，由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菅直人發佈核能緊急事態宣言。核能緊急事態宣言至今仍未撤銷。接著，隔天的三月一二



日下午三點三六分，核能電廠1號機的屋頂炸飛，並發生了爆炸的最惡劣事故。圖1是福島縣浜通地區的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地圖。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位於大熊町、雙葉町交界處，第二發電廠則位於更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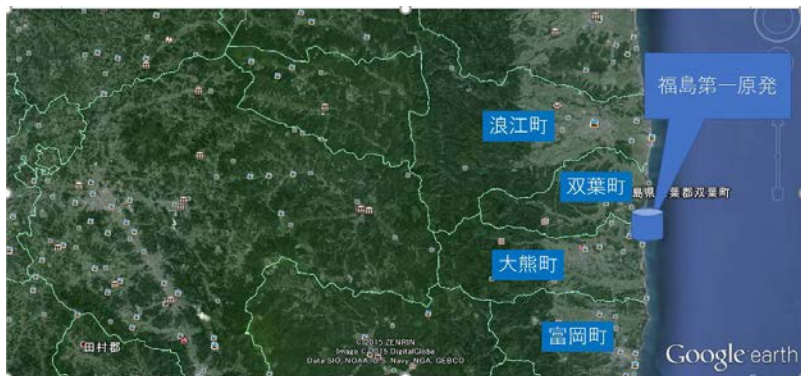


圖1 福島縣浜通地區的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地圖

方的大熊町和富岡町交界處。

本次發表時間有限，於此只介紹雙葉町兩竹地區進行的活動，以及雙葉町北側浪江町地區進行的活動。

先確認一下核能災害受災地區的避難狀況。

圖2是「避難指示區域概念圖」，也可於經濟產業省或福島縣等的首頁看到。圖中有分為粉紅色與綠色的部分，簡要而言，實線框起區域被稱為返家困難區域、居住限制區域、避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等。二〇一七年四月的階段面積達三七〇平方公里，亦即福島縣總面積的二・七％都屬於避難指示區域。如此說明或許不易理解，舉個稍微易懂的例子，本次研討會在東京舉行，以東京地區來思考，大概等於日本東京二三區五九・七％的面積。

但除了返家困難區域外，舊避難指示區域雖然已屬於可以返回的地區，但因行政權方面的「防災集團移轉促進事業」持續進行，所以尚存許多居民無法返回的地區。本次研討會上舉例的浪江町請戶地區，因為正好是這種「防災集團移轉促進事業」的區域，所以即便可以進入，但仍保持著人們無法居住的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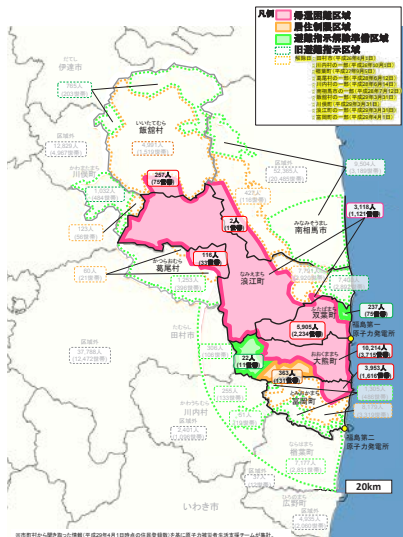


圖2 避難指示區域概念圖(2017年4月1日)

2 該地區歷史資料保存的實踐案例——浪江町請戶地區——

接著介紹浪江町請戶地區的實踐案例。圖 3 引用自「福島縣內復興祈願公園基本構想參考資料」所附的鳥瞰圖，上方即為浪江町請戶地區，下方圓圈則為雙葉町兩竹地區。

請戶地區的放射線量，根據本次研討會當日「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發表的放射線監測資訊為 $0.051\mu\text{Sv/h}$ 。此處說明一下浪江町請戶地區的歷史。請戶地區乃位於浪江町東側的港鎮，江戶時代是所謂的船隻靠港地之一。進入近代明治時期以後，本區域捕撈鰹魚與製造煙燻柴魚塊的產業繁盛。

但因東日本大震災海嘯之故，請戶地區的全部建築物都遭損毀流失。加上核電廠事故的影響，被劃入「避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限制人員進入。雖然現在已經解除限制，我們無需提出任何申請就能順利進入，但因被指定為「防災集團移轉促進事業」的地區，所以仍為不適人居的環境。圖 4 是二〇一八年三月拍攝的該町中心區域。海岸方向仍有大規模的防波堤建設，防波堤建築工事之外的空地成為



圖3 福島縣內復興祈願公園基本構想參考資料

堆放建造防波堤資材的放置場，呈現一種無機物的狀況。一如圖5的感覺。當我們採訪四散避難的人們時，他們表示即便回到故鄉也是塊空地，大家都表現出放棄的心情，讓人印象非常深刻。圖6是請戶小學。三月一日東日本大地震

海嘯來襲之前，此地還留有七七名兒童。因為海嘯隨時可能來襲，其中有幾位教師判斷校內的避難場所如遇海嘯將無法逃生，臨機應變下帶著大家前往二公里外的大平山逃難，眾人因此得以逃過一劫。

如前所述，請戶地區的全數住宅接遭毀壞流失，原本存於請戶地區的歷史資料，例如建築物、佛像，或者神社、佛寺、石雕物，當然古文書也包含在內，全部遭海嘯流失散逸。



圖4 2018年3月拍攝的請戶地區中心區域



圖5 防波堤資材的放置場

為此，思考能否保留自己的地方歷史時，地方居民率先提出《大字誌故郷請戸》的書籍出版計畫。

只是，光靠地方居民本身並無法撰寫關於歷史的部分，因此請戶地區居民們委託出身雙葉町兩竹地區，當時身為東北大學研究生專攻歷史的泉田邦彥執筆撰寫《大字誌故郷請戸》的歷史編。

接著以泉田先生為主，進一步思考歷史編的執筆者陣容，古代編由松下正和（神戸大學副教授）、中世編由泉田邦彥（石卷市教育委員會）、近世編由天野真志（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副教授）、請戶港編由井上拓巳（埼玉市立博物館學藝員）、近代編由筆者協助撰寫。《大字誌故郷請戸》於二〇一八年四月刊行，並發送給請戶地區的全體住戶。

關於歷史編的執筆，有幾點需要注意的。

第一，針對一個時期不進行長篇大論，先決定了兩萬字左右的字數。

第二，因為請戶地區的人們已經無法返回故鄉生活，所以撰寫內容希望未來能讓請戶出身人們的子孫們年屆中學時閱讀。

第三，並不會為了讓中學生閱讀而降低內容深度，但仍會在注重地方歷史的有趣點，並保持吸



圖6 請戶小學

引讀者好奇心的形式下，進行平易近人的敘述。

第四，因為是與地方居民一同製作，所以也會根據訪談調查，對歷史編的敘述進行補足。

關於該書的執筆調查、研究，歸在「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廣領域連攜型基幹研究計畫」中的「從日本列島中地域社會變貌與災害中重新建構地域文化」下，在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單位的「人命環境檔案關於過去、現在、未來的雙向研究」計畫中展開。並於二〇一八年一〇月一三日於仙台以「福島縣浜通歷史及文化繼承——《大字誌故郷請戸》的方法論——」的形式進行發表。當天除了請戶地區或浪江町地區的二〇多名之外，尚有一四〇名人士齊聚仙台，發表中也針對地方歷史聽取各種地方人們的意見，一起進行討論（圖7）。

3 該當地區歷史資料保全實踐案例——雙葉町兩竹——

接著說明雙葉町兩竹地區的實踐案例。關於兩竹地區請參照前揭圖3。兩竹地區位於請戶地區南側，此地區在圖3中由虛線圈起的部分為復興祈念公園。亦即，兩竹地區大約一半都因復興祈念公園而消失。

再往南圈畫的是「中途貯藏設施預定地」，也就是規劃為放射性廢棄物的放置場所。在此將從



圖7 討論會「福島縣浜通歷史及文化繼承」

本地區的歷史資料搶救、保存談起，一起思考接下來的目標。此外，兩竹地區的放射線量根據「核能規制委員會」於本次研討會當天發表的放射線監控資訊為 $0.090\mu\text{Sv/h}$ 。兩竹地區的歷史，在古代建有稻荷迫古墳，內部繪有動物及人物等的岩刻 (petroglyph)。另外也有磨崖佛像石刻，此為雙葉町的指定文化財。到了中世階段此地建有城郭，到了近世則建有大規模的寺院。伴隨東日本大地震災而來的海嘯帶來巨大傷害，又因為放射線而被限制進入，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八日以後成為「避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接著又被規劃為「震災復興祈念公園」的建設預定地。

請看這個地區的照片。這是從中世城郭——兩竹館遺跡向南望去的照片(圖8)。圖8正面圓形所圈劃的，是福島第一核電廠的5號機、6號機煙囪。東日本震災時此地震度達到六以上，震災之後古建築如鎮守的諏訪神社等傾毀如圖9。已經在別處報告過，《追尋



圖8 從中世城郭遺跡遠眺福島第一核電廠



圖9 諏訪神社

新地方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Vol. 5 地方歷史資料搶救的將來》手冊中收錄的拙稿〈搶救出來的歷史資料包含範圍〉中也有提及，原本在兩竹地區的活動目標，是針對當地相馬藩「在鄉給人」（江戶時代各藩居住於城下町以外處所的領薪藩士）泉田家所遺留的歷史資料進行搶救保存與調查，最終並計畫編輯成檔案學式的目錄。關於此一部份此處稍做介紹，將歷史資料、資訊轉化為資源的計畫，做為由本研討會核可之研究計畫的前半階段在二〇一二年度至二〇一四年度於「人間文化研究機構連攜機構研究」中執行了名為「大規模災害與人間文化研究」的研究計畫。其中我隸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單位，負責處理「大震災後的文書資料保全及活用相關研究」。相關成果由我執筆發表在木部暢子編《向災害學習》（勉誠出版，二〇一五年）中的〈由搶救出的歷史資料重新發現歷史〉。在該文中也提及了今日發表的兩竹地區相關歷史資料保存事宜。

當時取得進展的研究，現在仍透過前述「人命環境檔案關於過去、現在、未來的雙向研究」計畫從檔案學觀點於兩竹地區進行，但也決定有必要採納其他思考角度。其他角度指的是，因為要在人們的生活空間之上建設復興祈願公園，而產生了包含景觀在內該地區的歷史將會被破壞殆盡的危



圖10 使用群眾集資在兩竹地區的實踐

機，這樣的問題如何在自己心中消化，身為研究者應該如何思考？這個疑問必須在研究計畫之外進行思考，例如在我任職的 NPO 法人中是否可以做些什麼，因此與地方的人們商量後，運用朝日新聞社的「群眾募資(Crowdfunding)A-port」網站，開始募集「將雙葉町兩竹的歷史與遺產留給未來!! 希望能將出版物分發給該地區全體住戶」的資金(圖10)。

當初預定於二〇二〇年發行能傳承雙葉町兩竹的歷史、文化給後世的書籍，因為當地人們的反應踴躍，思考到或許可以進行更具體、更有意思的活動，所以修正了活動計畫。

第一是將發行開始日提前到二〇一九年，因為判斷早點開始會更佳。原本打算搭配復興祈念公園啟用而把出版日期訂在二〇二〇年，

修正後想要更早進行，因為考量到必須讓大家可以思考復興祈念公園的正確性。

第二，小冊子預計一年製作一冊，共持續製作一〇本。因為考量到透過持續製作也能讓下一個世代繼承當地的歷史、文化。

第三，除了製作書本，也希望打造與地方人們多進行交流的場域，現在每個月都會在掛於雙葉町入口網站

もろたけ歴史通信
vol.18
2018年
12月25日

【両竹の歴史と文化】(仮) 刊行計画について

いつも、「もろたけ歴史通信」をお読み頂きまして、まこと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東日本大震災と原発事故で失われたつづつある福島県双葉町両竹の歴史と文化を承継したい」と願って、同地区の全戸に歴史と文化の出版物を配布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朝日新聞クラウドファンディングA-portで資金を募集致しました。たいへん多くの皆さまからご支援を頂き、2019年秋より年間1冊ずつ、10冊の出版物を刊行する予定になっています。

現在、その第1冊目の刊行に向けた執筆・編集作業、出版社との打ち合わせなどを進めており、本の歴史・文化に関する論稿、本報掲載のコラム、資料や写真の紹介、これまで配信させて頂いた「もろたけ歴史通信」のバックナンバーなどを盛り込んで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そこで皆さまがお持ちの昭和・平成の思い出を伺いたいと存じます。両竹地区とその周辺の景色、通学・通勤の道、動物や虫や植物、食事、音、天気や気温、ほやり言葉や歌、地名などいろいろな歴史を今回の出版物にも反映さ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もちろん、昭和よりも古い時代のお話しもお尋ねしたいです。この出版物の刊行にぜひともご協力頂ければ幸いです。

また、両竹地区とその周辺の写真・画像データをお持ちの方がおりましたら、ぜひこの出版物に利用させて頂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多くの皆さまの御協力とともに、この出版物を刊行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ので、引き続き、御支援を宜しくお願い致します。(西村慎太郎)

連絡先
NPO法人歴史資料継承機構じんびん
198-0063 東京都青物市場3-863-2 西村方
info@nikishihaya.com
http://nikishihaya.com/

【両竹住民からの投稿募集】
本通信では、両竹の生活や思い出等、住民の皆様からの自由投稿を随時受け付けております。
手紙・メールを事務局宛にお寄せいただけると幸い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ひします。

圖11 MOROTAKE歴史通信vol. 18

上的「兩竹(Morotake)歷史通信」進行兩次的發信。透過這樣的作法與地方的人們取得交流(圖11)。實際的作法是，從二〇一七年一〇月一八日開始至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支援善款募集最終日隔天)為止，每天撰寫兩竹的歷史與文化專欄，以活動報告的形式公開於網站上。這個網站現在仍可閱讀，有興趣的人可以輸入平假名「もろたけ じゃんぴん」進行檢索(<https://a-port.asahi.com/projects/morotake-jumping/>)。

另外當初預定的集資目標是六六六日元，而在個方的慷慨解囊下，最終獲得了八四萬六千日元的援助款。

結語

發表時間已經接近結束，最後將做一下總結。於此將提出三點總結，之後結束報告。

首先是，將歷史資料救出、保存之後為了達成對地方的貢獻，應該朝向什麼樣的去發展，這身為歷史研究者必須思考的一點。

第二點是反省。採取群眾募資的方法是否正確，當然還有思考的餘地。特別是這次，雖然我任職的是NPO組織，但各種官方機構、收藏機構採取群眾募資並非最佳作法，仍有必要在文化行政的經費中進行討論。尤其是現在筆者思考，自己是否也在新自由主義的文化財產保護法的錯誤修正中起到了某些幫助的作用。關於這點，我真誠地反省當中。

第三點，因設置復興祈願公園、中途儲藏設施而被破壞的地方歷史與記憶，今後該怎麼做才能

被繼承下去，這是尚在思考與追尋的部分。身為研究者的歷史實踐究竟為何，在今日仍是思考中的課題，還請諸位理解。

以上就是我的發表，長時間的報告在此結束，謝謝各位的聆聽。

綜合討論 「與市民一起活用地方文化」

主持人：黃貞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助理教授〔發表當時〕）

日高真吾（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副教授〔發表當時〕）

與談人：呂怡屏（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文化科學研究科地域文化學專攻）

邱君妮（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文化科學研究科比較文化學專攻）

原田走一郎（長崎大學 副教授）

葉山茂（人間文化研究機構總合人間文化研究推進中心研究員／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特任助教）

西村慎太郎（國文學研究資料館 副教授）

日高 大家好。接著進行專題討論，由我擔

任主持人，我是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日高，請

多指教。另外也有請台北藝術大學的黃老師上

台，先請黃老師針對剛才與談者們的報告進行

評論與提問。

今日呂老師為我們帶來演講，說明了臺灣

的博物館如何發展，特別是關於與市民協同合

作開展的部分。日本雖然也有類似的發展，不

過臺灣獨特的進程，特別是市民如何善於利用

博物館，如何確切地配合博物館進行經營，這

與日本博物館和地方的關係呈現不同的樣態，

讓人深受啟發，謝謝呂老師的演講。

之後是總研大的兩位學生針對臺灣的實例

進行報告。她們都以流暢的日語進行發表，大



家覺得如何？如果覺得發表得不錯，請各位給她們掌聲（笑）。

——拍手——

日高 謝謝大家。我自己與她們認識很久了，從她們剛到日本時的語言能力來看，今日可以進步到在這樣的場合，而且是使用日語來發表，身為一名教師我稍微感到欣慰，同時也聽得很緊張，不過兩位都確實地完成了報告，實在是太好了。

呂怡屏的發表中舉出西拉雅族的實例，介紹他們為了恢復自身的民族意識而積極利用博物館展開活動。

其次邱君妮介紹大溪將整個城鎮當作博物館，以這樣的形式讓市民把博物館當作一個據點，積極地回顧自身的歷史，並將其推廣給許多來參觀的人們。

接著是日本的例子，各由原田老師、葉山老師、西村老師發表。原田老師發表椎葉村如何處理方言，實際上我也是生於椎葉村，一直到三歲左右都住在母親娘家，對於自己的家鄉透過這樣的形式被介紹出來，邊聽也邊感到自



豪。該報告指出所謂的語言，對當地居民而言也扮演著讓大家對自己所居的土地抱持愛鄉情懷的角色。聽到原田老師的發表，能夠充分理解到做為地方文化象徵的語言所具備的意義。

之後是葉山老師報告東日本大震災受災地

之一的氣仙沼，如何在與市民協同合作中再度發掘尾形家的個別歷史。而且在發掘過程中，不但活用了實際參與協助的市民們各自的知識、記憶和技術，也創生出了地方史的新篇。

西村老師針對福島核電廠，以及在東日本大震災中不僅遭受海嘯，還受到輻射二次災害的地區，如何在重建過程中失去了自己的故鄉，導致也有喪失自身歷史之虞，針對這樣的地區從歷史學的觀點可以透過什麼樣的取徑進行參與。西村老師自己活用群眾聚資發掘該地歷史，發表中也說明了這種行動的價值與意義。

簡要地說明了大家的報告，大致上如此，今日的大主題設定為「地方文化的活用法」，對於這樣的活用法，站在研究者立場上的人們，該如何參與其中，這是今日想要闡明的設問。

首先我們依序請西村老師、葉山老師及原田老師說幾句話。

我們研究地方文化、歷史時，大致都帶著

自己的好奇心或研究目的。今日的報告指出，如何與地方居民合作互動或者共享成果，這樣的想法成為近來盛行的潮流。在展開這樣的活動時，身為研究者思考該如何與地方合作時，有哪些必須要注意的地方，或者察覺到某些事情，希望能夠聽到幾位的說明。換言之，研究者面對地方之際，應該帶著什麼樣的心情和態度，想聽聽各位的看法。

比起這種實踐上的意義，邱同學和呂同學更類似站在研究三位老師們活動並從中找出意義的立場上，因此聽過三位老師的發表後，想聽聽兩位感想，稍後請二位提供一些評論。那麼，就請西村老師開始。

西村 我是西村。關於研究者面對地方時該有的態度，除了在發表中所述的福島活動之外，在此僅針對一點加以說明，那就是做為研究者不該採取表揚地方的作法。

例如，我今日到伊豆半島進行相關活動，該地方也具有各式各樣的負面歷史遺產，而我卻隱去負面的遺產，只凸顯該地有多麼美好，並分享這樣的美好，這樣的處理方式是錯誤的。當然也會遭遇一些敏感的問題，所以在說法上應該要留心。

我參與的活動之中也有礦工問題。亞洲太平洋戰爭之前或戰爭期間的徵用工問題在今日的日本人盡皆知，當時朝鮮人前往這些地方，被強迫進行嚴酷的勞動。這種事情是地方上的人們極力想隱瞞的負面歷史，但進行資料保存工作時自然會發掘出這類資料。我本身的工作，在與地方上的人們共享這樣的負面遺產的同時，也盡量不要表現出全面盛讚當地的態度。

日高 謝謝。談到文化，往往只會著眼於正面的，光明的部分，但黑暗的、負面的部分也絕對是共存的，或者也有一些包藏於內的部分。

分。西村老師指出，站在研究者的立場，面對地方時也必須斟酌這些黑暗的、負面的部分。這在思考或活用地方文化時，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接著有請葉山老師。

葉山 我在東日本大震災之後前往氣仙沼時有一段失敗的回憶。那是意識上的問題，也就是我突然陷入了必須幫助地方人們搶救文化財，為他們留下地方文化的想法中。

然而我到現場一看，發現地方人們仍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也擁有堅強的意志讓自己的生活繼續下去。

我們一直被告知田野調查的基本態度，就是站在與對方相同的立場，在氣仙沼我再度認知到這件事，理解到我們才是受教於當地居民的一方。

因此，盡可能站在與地方人們相同的立場來建立關係，以及打造一個合適的環境，不要

讓地方人士只提供學者想要的資訊，這些都是相當重要的。對我而言，今日在該地努力的，正是在打造一個這樣的環境。

日高 謝謝。今日在呂老師的專題演講中，

說明博物館的經營是與市民協力推動的。此處說的協力推動，就是一方面獲得協助一方面朝著相同的目標前進。這點方才葉山老師正好闡明了。研究者與市民一起思考活用地方文化時，研究者偶爾會錯誤地以指導者的態度告訴對方「應該要這麼做」，但我認為還是不該這麼做。我們研究者參與地方活動時的態度，內在的心裡準備是相當重要的，謝謝葉山老師提醒如此重要的一點。接著有請原田老師。

原田 我是原田。我的專門是在方言研究，當然無法在不與地方居民互動的情況下進行研究。在這個研究領域中經常說「快去進行調



查」，對我們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就不斷被告誡「但是，請在不打擾當地人們生活的範圍內進行調查。」這樣的態度，一直存在我的腦海中。

所謂的方言調查，從對方來看，或許會產

生如方才報告中所說的好感，但實際上幾乎都是在消耗時間。因為對方特意告訴我們的，其實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但我認為很重要的，就是經常意識到對方是特意告訴我們這些事情的。

同時，如同方才葉山老師所言，建構人際關係非常重要。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不能只是短期付出，與對方建立其長期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我今日雖然報告了椎葉村的例子，實際上我的主要調查區域是在沖繩縣，為了建構人際關係得做許多功課，例如犧牲自己的肝臟陪對方喝酒，在構築人際關係上也是必要的，類似這樣的情況算是必要的付出。

日高 果然還是需要打造與地方之間的信賴關係。實際上椎葉村是一個非常封閉的地方，我聽報告時也很感動，村落的人們竟然願意告

訴原田老師這麼多。

逐步建構與地方居民的關係，需要花費相當的時間，但只有不惜花費時間，這樣的態度才能與地方產生出信賴關係。而這也正是人文科學最擅長的部分。當我們研究者重新審視地方文化，思考從中尋找出新的事物時，這是非常重要的態度。

接著是邱同學，聽到此處，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邱 真的是剛進入這個領域，做為研究者有點，還不能說（出什麼像樣的想法）。

首先，在西村先生的演講中有一點相當引起我的關注，那就是群眾集資。博物館的經營方為了持續地和地方居民辦理活動，這或許是一個辦法，這是我今日獲得的一個啟發。

另外，方才老師提到地方的過往的歷史有些希望被人看到，有些則否，我至今為止的調

查，確實對方展示了很多想讓我知道的部分，然而對於地方居民不願讓我知道的部分，我至今仍未察覺，關於這個部分應該如何去察覺，如何看透，在往後調查研究時我期許自己能夠注意到這點。

如同葉山老師所言，地方居民擁有自己的世界。所以外人如何才能打入當地？當我進行研究時，不只當地居民，也把學藝員視為當地居民的一部份。而學藝員、館長、商店的人們等，真的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因此我也思考如何打入他們之中聆聽他們說話。與此同時，也很注意自己不可妨礙到他們之間的人際關係。例如，學藝員告知要介紹某人讓我認識時，我會非常注意不是讓對方講我想聽的話，而是讓對方說出他想表達的事情。真的如葉山老師所言，思索在一貫尊重他們社會的前提下自己如何能打入其中，實際上也是今日我非常煩惱的地方。

另外原田老師所說，進行研究時前往調查是理所當然之事，但進入地方與大家一同生活時，真的不能成為當地人的困擾。真的，我自己也是剛踏入地方，如何能與大家採取相同的角度看待活動，因為我還沒能建立這樣的關係，現在的我一直覺得自己給地方人們帶來麻煩。因此今後如何突破這樣的困境，聽了三位老師的發表，大量獲得了各種啟發。今後也會反省至今為止自己的行動，繼續努力。

日高 謝謝。身為他者的意識，這點我們必須經常留意。在這其中，如何能贏得地方人士的信賴，讓對方願意告知各種事情，這是身為研究者的一大重點。實際上，即便今日，在我們的階段也仍然面臨著相同的課題。

接著有請呂同學。

呂怡屏 方才聽了老師們的發表，回顧並反

省自己的調查，有兩點感想想要與大家分享。

首先是研究者的態度。如今日發表，當地居民使用博物館資料，今後將進行再製、重製的活動。然而，例如我從閱讀過博物館收藏品相關資料的角度觀察當地居民們的活動時，有時也會感到「如此使用，是否恰當？」不過，這些收集而來的從八〇年到一〇〇年前的物品，原本的持有者子孫們決定如何打造與自身祖先的連結，計畫如何表現等，類似這樣的行動，身為研究者，或者像我這樣的外部人員，首先該考慮的，應該是如何關照、守護他們的決定。從今日的報告中，讓我重新省思了這個觀點。

另一點則有關如何與地方建立信賴關係。我參與的調查地中，文化復興運動領導者D氏是G聚落出身的人，他已經參與文化復興運動和政治性運動約二〇年，因此，當我進行調查研究時，一直受到他的照顧。我也在思考，對

於教導我許多地方事務的D氏及地方人士們，我自己能對這些村民們做出什麼樣的貢獻。例如，今日我在日本讀書，我思考到的就是把日本中有關西拉雅族的資料、資訊等反饋給該村。或者，當村裡的人們提出「希望到日本進行調查」的需求時，自己能夠扮演什麼樣的媒介角色。這類的省思今後也將繼續思考下去。

日高 謝謝。簡單整理，也就是在舉辦各種各樣文化活動中，以地方人們為主體，產生了多樣的變化。此時對於發生的狀況，即便認為這麼做沒問題嗎，這麼做好嗎，但絕對不可不負責任地任意進行批評，這種態度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好不容易從對方習得的各種知識，如何才能把成果回饋給地方人士，讓大家共享成果，這種態度也是必須的。我認為這樣的省思也是一大重點。

黃老師，關於至今為止的談話，以及這類

關於活用地方文化的台日比較，請您進行評論。麻煩您了。

黃 大家好。我是來自台北藝術大學的黃貞燕。接下來的發言，考慮到語言上的平衡，我將以中文進行。

臺灣做為島國，一直以來都很重視國際交流，也熱衷於此。其中，對臺灣而言與日本的交流和對話又格外重要，也別具意義。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將近一〇〇年的時間，臺灣與日本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在社會發展上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有相異之點。

本次的研討會以地方文化、市民以及社會發展為主題。我以為無論臺灣或日本，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這個主題就成為社會發展中的重要關鍵詞，臺日雙方也都推出了各種各樣的政策，而日本的政策也給予臺灣相當大的影響。例如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社區保存等詞彙，在

臺灣也有相同的說法。此外，臺灣的地方文化館與日本的「博物館類似施設」想法類似。而在地方創生計畫上，日本則展現了莫大的發展。日本出現了這些計畫後，很快地臺灣也會推出同樣的計畫，我認為這是學自日本的。臺灣的地方振興政策可說就是追隨日本而來。因此，無論政府、學術界、民間等都熱烈地推動臺灣和日本之間的交流。

從一〇年前開始，我很榮幸地參與了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交流，雙方每年都舉辦共同研修。在這一〇年間的合作關係中，我發現了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地方文化和社會發展這些主題，在日本和臺灣代表著若干不同的意義。雖然主題相同，但意義不同。因此研究博物館的人，或者市民參與的目的及方法，也有所不同。

如今日呂老師的發表，我想大家都瞭解到，經過全世界最長戒嚴令時期，臺灣終於找



到了重要的國家政策。然而對地方人士而言，浮現的問題則是如何跨越地方歷史文化、過去的政治立場或者政治性歷史、國家意識形態，重新審視與自身貼近的歷史、家族史、社區史，這成為非常重要的課題。換言之，所謂的地方

文化、地區文化，與臺灣社會、文化價值觀，或者世界、生活形態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關連。

同時，公民活動中採用了各種內容及應用手段，發生了不再集中於基於個人情感或個人故事等小敘事的情況，因此展開活動的各種團體及人們便擁有各自的行動力和主張，也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樣態。

不過，這仍有各種限制，也受到某些影響。亦即，無法獲得長期的積累。方才呂老師的演講中也介紹了有超過四〇〇所地方博物館，但卻沒有學藝員。學藝員等參加的計畫非常的少。

邱同學發表中提到的大溪博物館，這是新的地方博物館，我也參與了此博物館的準備工作，理解博物館與市民共同學習的概念，而這是以日本的地方博物館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做法。因此，大溪實施的與市民共同學習的概念，以日語來說就是共同學習的方法論，這可以說是日本的市民參加型博物館的臺灣版。類似這

種的活動需要博物館的推動力量。透過博物館的協助，讓大量分散的個人記憶或者家族記憶集中於一處，藉此可追求收集到一整個大溪的歷史。承擔這種角色是為了大溪博物館的發展時相當重要的基礎。

臺灣通過地方文化和社會發展而非常重視把居民當作主體。然而，地方文化為何？地方歷史又為何？思考這點事情時，需要新的研究論述或者方法論，更細緻的解釋也是必要的。

今日聽了日方三位的發表，他們從語言學、民俗學或者歷史學等各種角度，找出能更細緻論述、解釋的可能性。今後我也將持續和日本交流，學習日本的博物館、大學等機構的研究，希望結合大家的力量。能更深入、細緻地解釋地方文化的歷史，期望這樣的努力能促成更良善的社會發展。

這幾年來臺灣一直和日本交流，向日本學習。透過這樣的經驗，我感受到日本和臺灣的

不同之處。即便日本和臺灣有著不同，我仍希望今後能夠持續合作。

日高 謝謝。今日黃老師發言的重點是，臺灣和日本最大的不同，在於複雜的歷史背景，或者是社會背景。在這樣的情況下，臺灣人希望確實理解自己的文化，想要知道自己是誰，與這樣的原動力相連結，或許也是兩地不同的原因之一。這也可能是與日本不同的地方文化活用模型。

不過在日本的場合，當遇到災害問題時，大家還是會針對自己究竟是誰，興起強烈的地方歸屬意識。因為災害帶來一種機運，讓大家都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我想這與促成臺灣人關心地方文化的契機有共通的部分，這是我聆聽黃老師發言時的感想。

其中黃老師也談到當今居民和研究者的互動型態，而另一個重點就是與行政相關的事

務。在日本行政單位一直致力於地方文化的活性化，或者在活用中尋找與地方創生的連結，並展開各種輔助業務，但如果率直地說出感想，那就是營運得不甚順利。

原田老師、葉山老師和西村老師，請問你們如何與行政方往來？或許所謂的研究者，必須擔任地方和行政之間的仲介者，我想請教一下，在這個部分應該擔任何種角色。

我們先請原田老師。

原田 行政方對方言幾乎放任不管，老實說，希望他們能稍微投以關愛的眼光，在此先表達這個感想。

是的，與行政方交手時必須注意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得不以地方政府為單未來運作。如此一來，很多場合中便會忽視多樣化，而我們也就必須對這些纖細的地方付出關注。在這層意義上或許我們確實必須進行某種貢獻。

日高 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所謂的地方，並非依照今日的地方政府行政劃分來生活，而是意味著更廣泛的空間。在以地方政府為單位的運作中，就會有漏失的部分。這大概是行政的一種極限吧。在當今地方政府的行政劃分束縛中，研究者擔任著可以跨越這種阻礙的角色，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觀點。

接著有請葉山老師。

葉山 其中一點就是，地方政府中例如市這種劃分表記方法，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形式，超出或跨越行政區域的各種活動想像，實際上都有行政方無法支援的例子。在這種情況下，當地居民和我們學者共同作業時如果認為「啊，這個挺有意思」，我們能做的，當然不能跑去行政單位喧鬧，但能夠把其中哪裡有意思，把該價值傳達給行政單位，我想這是很重要的角

色。當我們傳達什麼很有意思，居民很有興趣時，行政方面可能會表示「那我們就與地方居民一同鼓起幹勁，試著辦理市民講座吧」，我們能做的就是去思考如何能創造出這樣的機會。面對我們學者覺得有趣而地方人們覺得理



所當然的事物，能夠進行再發現，並將其廣為告知，接著又能互相刺激找出新的灼見，類似這樣的仲介角色大概是我們能夠擔任的。

日高

謝謝。關於這點，與今日原田老師報告

中介紹有關地方文化活用時，說明有目標設定於社區內與社區外兩大類活動，有相互重合的部分。當我們提及「地方文化很重要。重要當然重要，但，那究竟是什麼？」時，意外地地方人們往往也會苦惱說「那究竟是什麼？」這樣的苦惱，大概就是地方文化遭到埋沒的一種表現。而原因之一，就是行政區域劃分造成的重大影響。如何能跨越行政區域，發掘遭埋沒的地方文化，並使其重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這是研究上最貴重的地方。而我們這樣的做法，再加上細心地逐項發掘歷史文物資料，達成向地方人們重新展示原本該地方所擁有的豐富文化，其實兩者息息相關的。

接著有請西村老師。

西村

剛剛原田老師、葉山老師、日高老師

所整理的重點，我非常贊同，所以我稍微換個角度來談。

地方政府也有各種不同的立場，在現場工作者，如文化財承辦員或教育委員會的人們大家都相當熱心，但其他單位的思考往往就會偏向「這麼做怎麼能生出錢來？」或「怎麼活用在觀光上？」在認知上有差距，思考方向也不同，遇到這種狀況時，還是得謹慎注意。

另外是最近的行政動向，方才提到文化財保護法問題時，最後有稍微觸及，即文化財課從教育委員會分離出來，而所謂的首長行政單位、市町村長行政單位的人們，有些地方政府方面就不得不思考如何運用文化財。然而就我所知，並無地方政府取得成功，所以我認為還是得回歸原點，在現場負責文化財的人們有必



要再次回歸原點。

另外還有一點，是關於剛才地方行政劃分的討論，我現在進行的兩竹地方群眾聚資案例，實際上兩竹這個地區包含了浪江町和雙葉町，我著手的是雙葉町部分，而浪江其實有部

分也包含在兩竹地方，然而該地已遭復興紀念公園毀壞，屬與很難保存往昔景觀與地方歷史的地區。本次我進行的群眾聚資因為無法有效獲得浪江方面的協助，現階段仍限於雙葉地區。接續方才的討論，大家提及有些地區並無法依照地方行政劃分加以區別，我認為確實是如此，而這也是很重大的課題。

日高 文化財保護法修正問題包含了許多問題，而文化財保護法原本立意在於既要保存又要加以活用，這樣的態度在文化財保護法修法中依舊加以保持。不過，有時讓人們感受到過於強調活用，而忘了保存的觀點，所以出現了許多的批評。另一方面，關於文化財保護法等相關問題，對地方人們而言也相當困難。本次文化財保護法的修正，也包含了著眼於地方文化進行修法的觀點，針對這些部分，研究者應詳盡分析，充分理解，繼續與地方人們共同思

索地方文化的活用，而這也是今後重要的課題。

那麼，邱同學和呂同學，這次先請呂同學吧。關於臺灣行政單位及地方文化，有有什麼可以提供的資訊？

呂怡屏 是。西拉雅族G部落的文化復興主導者D氏與行政單位的合作，大概起自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臺灣社造計畫開始之際。D氏也申請了社造的補助款，並用於打造屬於西拉雅族的環境。而該些成果今日在村落中仍四處可見。

實際上，在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中尚無專為原住民設立的章節，時至今日仍舊在檢討當中。因此文化復興領導者D氏也奔走了不少處行政單位。例如前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的行政單位，申請西拉雅族社區文化保存和觀光發展的補助款，或者前往台南市文化局向文化行政的負責人交涉，取得對方理解，才能申請文化復興及文化傳承的活動預算。

特別是先前介紹的「夜祭」年度活動，也有屬於中央政府的文化部補助款。這是D氏等聚落的有志之士們大約在二〇一〇年左右，努力申請文化資產保存法中的「國家指定民俗」項目，並於二〇一三年獲得認定，此後為了傳



承這樣的文化，每年都可以申請預算。

D 氏在推動文化復興運動的最初一〇年期間，直接面對了許多困難。西拉雅族當時尚且不具備原住民的身份，且之後文化資產保存法中依舊沒有針對原住民的規定，然而這一〇年的努力最後還是獲得了回報。其成果之一，在於和行政方面建立良好的關係，在最近的五、六年間文化復興和文化傳承等事業逐漸走上了軌道。

日高 謝謝。我想這是因為決定了明確目標才能達成如此成果。正因為有想要實踐這些計畫的人，對行政方面展開積極的接觸、蒐羅所需資訊，為了自己族人能夠達成此一目標而和行政單位交涉溝通，才能獲得成果，謝謝告訴大家西拉雅族奮鬥的實例。

接著請邱同學。

邱 聽了大家的發言，我有兩點想法。

首先，如果回顧大溪博物館的例子，可已知道這是由過去二〇年間社造、地方振興政策等文化行政機關開始的。當然隨著時代的潮流社會環境也有所改變，但博物館的設置肯定與行政機關有關。



今日看到這樣的例子，真的地方居民以及現場懷抱熱情的學藝員們，都在思考如何活用文化行政機構賦予的資源，以及自己想推動的活動是否能順利進行。然而他們也同時煩惱著，因為行政方面想要朝文化觀光去推動，因此也不得不去配合。這對研究者而言是非常有趣的。只是，當地的人們能否跨越該問題，真的是一個課題。

而三位老師提到的以地方政府為單位的發言，也讓我想到了呂老師的演講。大溪博物館，是否只能定義在地理範圍中的大溪，這似乎有空間值得再思考一番。例如，雖說把全體市民當作學藝員，但真的只限定於行政劃分下具有當地戶籍的九萬居民嗎？或者往昔居住在當地山區的原住民也能視同大溪地方的居民呢，這次聽到老師們的討論，覺得這樣的想法可能有重新檢討的必要。我對於市的博物館，一直都在市的行政範圍內進行調查，聽到老師們的討

論後覺得其實應該不只如此，要跳開行政劃分，重新考慮真的地方歷史與文化。

日高 謝謝。就算只有單純的一種地方文化，但面對文化時人們大概都會抱持多種的想法，而這些想法也未必一致，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能做些什麼。站在該立場的人們之間，又有另一個要素叫做行政權，做為行政單位又會有不同的想法，例如行政方雖然思考活用地方文化，但他們卻著眼於不同的方向。要如何填補之間的認知差距，恐怕除了溝通之外，別無它法。

這樣的情況很常見，如市民或研究者抱怨「行政方面總是不肯出手相助」等，而行政一方有時擺出的態度就是「與行政上的目的有所出入，因此不予許可」，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相當可悲的現實情況。在這種狀態下不該放棄不理對方，反而需要持續努力取得雙方共識，這

是一個重點，方才邱同學提到自己的想法，像那樣投下足夠的時間去努力也是重點之一。

接著，有請黃老師。從黃老師的立場來看，對於臺灣內部地方文化和行政之間的關係有什麼課題或現狀如何，還請給予指教。

黃 戒嚴另後民眾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改變國家文化政策非常重要的啟動點。然則，我們已經達成目標了嗎？這數十年來仍舊不斷討論當中。

政策的主張是，要民眾發聲提出要求，但同時為了獲取國家補助款又得接受許多條件和規則。這樣的情況必須要解除。因為基於市民要求的下意上達是重要的。可是也有因為給予經費補助反而出現制約的情狀。這也是數十年來討論已久的問題。

近年來，學術界也在反省。反省的主題是學術如何投身以市民為主體的運動中。如何發

揮學術公共性是討論的重點。學者不是僅以學者的身份參與，而是提供自己的專門知識及能力，站在一個公民的立場去參加相關活動，而這樣的反省，也逐漸獲得人們的注目。若從此點考慮，文化、行政，以及相關政策及補助，都能獲得更積極性的思考。國家的預算、政策，這些需要共同合作的大型事業中，具有公共性的角色也方得以發揮。

而其重點，如早期的國家文化政策，雖然也有社造與建設地方文化館，然其目的是在建立市民活動的據點，打造出市民參與的機會。不過當下的臺灣也逐漸出現變化，這種文化政策的目標，逐漸改變為對大眾而言無論是怎麼樣的文化資源，也都需要收集解釋的資料，並將其公開。例如現在也有全國性的文化財調查，藉此打造出文化、記憶的資料庫。創造性很重要，而進行文化的積累也是重點，這是值得注意的發展方向。

日高 謝謝。黃老師告訴我們，必須讓市民和研究者重新與行政聯手，推動發現地方文化的工作。

時間過得真快，已經到了必須結束的時間，最後進入總結。關於今日主題的地方文化活用法，有這麼樣的重點，經過這場焦點會談，在此進行回顧與整理。

焦點會談最初，談到如何從研究者的立場看地方文化，明確意識到了研究者與市民協同合作的重要性。同時，第二個話題舉的行政相關方面，確實存在著各種難題，不過透過堅定持續的合作，當然其中應該有市民、研究者、行政相關人士，以及其他各種立場的人們加入，在這種努力下一方面堅定建構雙向性的關係一方面保持思考，才有可能產生地方文化的活用體制。其中，今日聽了呂老師的演講讓我們重新思考的是，博物館的可能性應當還有各



種發展的空間。博物館成為一個據點，讓各種領域的人們攜手合作，這讓博物館出現一種可能性，就是做為一種中介性的場域。

另外還有一點，即思考活用地方文化之際，今日大家發言中有一個共通點，首先地方

居民們為了再確認自身的認同，必須去關注地方文化，並以此為一個啟動點。之後才能朝觀光資源化、教育資源化等，展開各種資源化的行動。反之，如果無視這樣的過程，一口氣便進入觀光資源化等步驟，大概將難以長久持續。關於這點，今日原田老師提到的地方文化活用目標設定於社區內或社區外想法，很清楚地表達了此一問題。首先是將目標設定於社區內，也就是地方居民清楚理解地方文化，之後朝著社區外的目標開展資源。這樣方有可能建立出具有持續性的地方文化活用術。這也大概也是今日研討會的一個結論。

時間正好也到了，在此結束本場的焦點會談。今日大家花費很長的時間參與，在此也向各位表達謝意。



閉會致詞

木部暢子（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 教授／副所長）

我是國立國語研究所的木部。今日非常感謝各位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共同參與研討會。

我隸屬於國立國語研究所這個單位，平常從事語言、方言的調查工作。今日發表的，就是我和原田走一郎老師一同前往椎葉村製作辭典的經歷。

今日來自台灣的呂館長大駕光臨，給我們做了深具意義的演講。特別是讓我們理解到台灣的文化資產保護及博物館的歷史，此外還有社造計畫、地方文化博物館計畫等，帶給我們許多新的刺激。我今日才知道，由地區居民參與，以地方人士為主體的博物館經營活動已紮根如此深厚。我們也經常思考如何讓地方人們參與這類活動，但因曠日廢時，在今日的日本尚且無法達到順利推展的狀態。不過，今日無論原田老師的報告、葉山老師的報告，或者西村老師的報告，全都是和地方的人們平等站在一起進行研究，報告中並提及將以持續保護資料為目標進行努力。方才黃老師的談話中也提到了雙方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我對老師的講話深表同感，確實如同老師所言，希望今後能夠更加理解彼此的優點和缺點，對於出現的問題，今後也要保持互助，進行意見交換，同樣面對文化資產時，能更加緊密交換共通的話題與意見。在此也再次深表感謝。

今日的研討會還刺激了我另一個想法。所謂的國際研討會，印象中往往都是和歐美國家共同舉

辦。特別是日本最近有一種傾向，所謂的國際研討會大抵都採用英語，來賓皆是美國或歐洲人士，這樣的印象非常強烈，而今日我深刻感受到的，是我們身為亞洲國家成員，還是必須與近鄰的國家保持合作。這才是此議題的真正根本所在。所以我深刻意識到，我們必定要思考如何與更鄰近的人們互相協做。

謝謝您，呂老師。今後也敬請多指教。另外也衷心感謝在場的諸位如此長時間的參與。今後也請多多關照人間文化研究機構的研討會。謝謝。

呂理政 (Lu, Li-Cheng)

所 屬：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專 門 分 野：人類学、博物館学

研 究 主 題：博物館展示、台灣的民間信仰

主 要 著 作：『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稻鄉出版社、1993年）、『東亞遺址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準備室、1993年）、『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南天書局、1999年）、『早期臺灣歷史文獻研究書目』（南天書局、2006年）、『經緯福爾摩沙-16~19世紀西方人繪製臺灣相關地圖』

呂怡屏 (Lu, Yi-ping)

所 屬：綜合研究大学院大学 文化科学研究科地域文化学專攻

專 門 分 野：文化人類学、博物館人類学

研 究 主 題：通過文化復興形成民族認同

著 書：「自然災害後博物館的社會參與——以小林平埔族群文物館為例」『歷史臺灣』13 : p53-p80 (有審查制度) (2017年)、「臺灣的災害展示與民族認同的關聯」『總研大文化科學研究』13 : p239-p255 (2017年)

邱君妮 (Chiu, Chun-ni)

所 屬：綜合研究大学院大学 文化科学研究科比較文化学專攻

專 門 分 野：博物館学

研 究 主 題：城市博物館和文化遺產與社區發展研究

著 書：“MUSEUMS AND THEIR COMMUNITIES-What About Us? Looking inside city museums” in CAMOC-REVIEW 2018 No.2, p27-p30. (2018年)、「Presenting Immigrant Culture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Japan” in CAMOC-REVIEW 2017 No.1, p9-p12 (2017年)

原田走一郎 (Harada, Soichiro)

所 属：長崎大學 多文化社会學系副教授

專 門 分 野：記述言語学

研 究 主 題：研究專長為日本語和琉球諸語的方言。研究區域為日本沖繩縣八重山郡竹富町黑島。

著 書：「南琉球八重山黑島方言中的二重有聲摩擦音」（『日本語研究』、2016年）、『椎葉村方言語彙集-柾尾，不土野編-』（2017年）、『石川縣白峰調查報告書』（2018年）

葉山茂 (Hayama, Shigeru)

所 属：人間文化研究機構總合人間文化研究推進中心 研究員／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特任助理教授（兼任）

專 門 分 野：民俗学、生態人類学

研 究 主 題：漁村資源利用、地方文化財產保護與利用

著 書：『現在日本漁業誌—與海共生人們的七十年』（昭和堂、2013年）、編著展覽圖錄『特集展示—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合作展示 東日本大震災與氣仙沼的生活文化（圖錄與活動報告）』（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2013年）

西村慎太郎 (Nishimura, Shintaro)

所 属：日本國家文學研究資料館 副教授

專 門 分 野：日本近世史、檔案學

研 究 主 題：近世身分制、地域歷史資料的保全

著 作：同時著有『近世朝廷社会與地下官人』（吉川弘文館、2008年）、『御廚解鶴』（吉川弘文館、2012年）、『生實藩』（現代書館、2017年）

黃貞燕 (Huang, Jan-Yen)

所 屬：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助理教授

專 門 分 野：博物館學、無形文化遺產學

研 究 主 題：博物館與社區、無形文化資產與博物館

著 書：『日本與韓國的無形文化財制度』（國立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2008年）、『民俗／民族文化的蒐藏與博物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11）、『為兒童而展示』（遠足文化、2013年）、『無形文化資產制度的理論與系統之相關研究』（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3年）、『無形文化資產的相關法律研究』（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6年）

日高真吾 (Hidaka, Shingo)

所 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人類基礎部門研究部 副教授（報告當時）

專 門 分 野：保存科學

研 究 主 題：民俗文化財的保存修復方法、博物館收藏資料之保存相關研究

著 作：『女乘物之產生過程與裝飾性』（東海大學出版會 2008年）、『博物館的挑戰-回應方式與效果』（三好企畫、2008年、與園田直子共同編著）、『連結記憶-海嘯災害與文化遺產』（千里文化財團、2012年）、『災害與文化財-文化財科學研究者的觀點』（千里文化財團、2015年）

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廣領域連携型基幹研究計畫
「從日本列島中地域社會變貌與災害中重新建構地域文化」

追尋新地域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與居民一同學習在地——從日本和台灣觀察區域文化的活用法

發行日／2020年3月31日

著者／黃貞燕、日高真吾、呂怡屏、邱君妮、原田走一郎、葉山茂、西村慎太郎

編者／葉山茂、麻生玲子

發行／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廣領域連携型基幹研究計畫
「從日本列島中地域社會變貌與災害中重新建構地域文化」

印刷／股份公司 弘文社

追尋新地域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2020年3月

■與居民一同學習在地

——從日本和台灣觀察區域文化的活用法

呂 理政

博物館、居民參與及地方振興

——臺灣40年間的觀察與考察

呂 怡屏

臺灣平埔族群的博物館資源活用與文化表象建構

——以西拉雅族為例

邱 君妮

和地方居民一同創造『文化遺產』

——以台灣桃園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為例

原田走一郎

運用語言學家

——宮崎縣椎葉村及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的倡議

葉山 茂

透過受災戶家庭財產的資料化作業凝視地方

——從宮城縣氣仙沼市的案例來看

西村慎太郎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與地方歷史資料的保全和繼承

綜合討論

黃 貞燕、日高真吾、呂 怡屏、邱 君妮、

原田走一郎、葉山 茂、西村慎太郎

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廣領域連攜型基幹研究計畫

「從日本列島中地域社會變貌與災害中重新建構地域文化」

